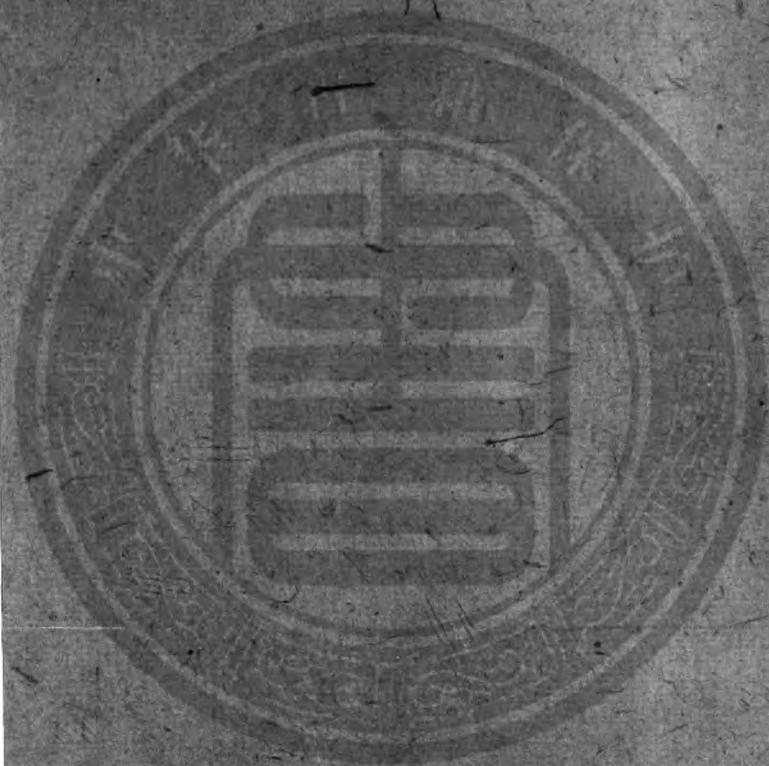


河工見聞錄



小序

治水之道從源遡委考其形勢測其高下度其向背辨其利害
援古證今瞭如指掌然後疏濬決排施爲可次第而舉余素不
曉河防事一旦趣赴董役茫無畔岸因思不知古無以資考據
不知今無以識變通典冊猶存得失具在因革之宜可按籍稽
也然古來河患在西北後漸轉而南明時患在洛汭今時患在
淮揚又漸徙而東豈災祲所至運會使然與抑原隰移易形勢
不同也工役之暇採輯舊聞合之所見隨筆識之自覺語無倫
次紙不盈帙非敢以備咨詢亦聊仿輟耕之意云爾爰名河工
見聞錄

總目

隨筆二十二條 記三首 說七首 書後五首

銘一首 祝文七首 詩十首 外附十首

仁和蓬觀子邵遠平識

漢使張騫持節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蔥嶺趨于闐
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
闕磨黎山世之論者皆推本二家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命都實
爲招討使往求之自河州起林麓窮隘舉足浸高行四閱月甫
抵其地乃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
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下瞰如列星然名火燉腦兒卽星
宿海也羣流奔轉近五七里滙爲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
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蘭也里朮三河其流始
大名黃河又岐爲八九股水漸渾濁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卽
崑崙也由此而南至濶卽及濶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里

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
又折而東北行至積石始入中國世言黃河九折彼地有二折
焉此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說撰為河源志者也後臨川
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本譯之則在中州西
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之西北一千
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吐蕃朶甘思西鄙
有泉從地涌為河源之所自出大約自河發源至中國幾及萬
里其間山澗盤鬱林木陰翳莫知紀極崑崙之西窮荒絕域人
跡罕到故古今言河者皆自入中國始俾有考據云

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在今韓城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在今陝州

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在今鞏縣至于大伾在今濬縣北過泲水在今順德

至于大陸在今鉅鹿又北播為九河爾雅云一徒駭二太史三馬頰四覆釜五胡蘓六簡潔七鈞盤

八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同為逆河入于海言合同為一歸海而海潮西向涌入故曰逆河在今靜海

按九河故道大伾以上皆自北而南而東又仍轉而之北而今
非其舊矣金仁山謂九河故道在今永平地連遼東一路其說

亦無可據漢許商言九河故道徒駭在平城今南皮胡蘓在東光

即今縣鬲津在鬲縣今平原太史馬頰覆鬴在東光之北平城之南

簡潔鈞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自鬲以北至徒駭相去僅二

百餘里考之蔡註引通典及元和志以覆鬴馬頰在德州即今州

安德即吳橋平原即今縣間胡蘓在饒安今滄州無棣今鹽山臨津今寧津

界寰宇記謂鈎盤鬲津在樂陵

今獻縣

與仁山之說畧近而今輿

地方域志則皆以河間爲九河之會徒駭屬滄州馬頰屬東光胡蘓屬寧津簡潔太史屬南皮鈎盤鬲津屬獻縣按之書傳多不合大學衍義補云黃河故道一在河間之寧津西一在大名之開州南一在東昌之館陶西一在衛輝之新鄉南亦難深辨或云齊桓欲廣疆土竟塞其八其說尤誕漢世河決金隄議者欲求九河故跡而穿之班固曰自茲距漢亡其八支矣酈道元謂九河碣石已淪于海先儒程氏亦云九河之地淪沒無存此蓋後世新河而傳以舊名者今亦堙塞矣

西漢書云西域中央有河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

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

一名鹽澤

去玉門陽關三百餘

里廣袤如之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山海經曰河自積石山西南流又東廻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界流逕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都河東郡西而出龍門汾水從東於北入河東卽龍門所在龍門未開河出孟門東大溢是謂洪水禹鑿之山開岸坼相對如門河始南流入華陰潼關與渭水合又東廻底柱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至鞏縣與洛水合成臯與濟水合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合至黎陽信都鉅鹿之北遂分爲九河又合爲一

河而入海此則河之大較然也

河之在陝西者按水經河水東逕富平縣故城西今寧夏又北薄

骨律鎮城城在河渚上赫連果城也在今靈州又逕典農城東世謂

之蕃城又北逕上河城東世謂之漢城薛瓚曰上河在富平縣

卽此馮參爲典農都尉屯此以事農又東北逕廉縣故城東又

東北逕渾懷障西地里志曰渾懷都尉治塞外者也又北過朔

方臨戎縣西今寧夏大又北有枝渠東注可溉田又北屈而爲

南河蓋河自靈州北行至此始折而東向矣又屈而東流爲北

河河分流析枝城卽禹貢所謂析枝河也在今寧夏東逕高闕南戰

國時趙武靈王襲邊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

其山中斷望若闕然今代州又自臨河縣東今開州未逕陽山南

與南河合蓋河南上承西河東逕臨戎縣故城北又東逕臨河

縣南又東逕廣牧縣故城北今大又東逕都尉治流二百里許

始相合漢書注曰陽山在河北史記秦使蒙恬渡河取高闕據

陽山卽此在今榆林又南逕馬陰山西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

詩所謂城彼朔方是也今寧夏又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

地里志云朔方有渠搜縣中部都尉治此卽今中又東逕副陽

城南其城南面長河北背連山秦始皇並河上以東屬之陶山

築亭障爲河上塞徐廣曰陶山在五原北又東過臨沃縣南又

東流石門水南注之枝津出石門水上承大河于臨沃縣東流

北溉田二十五里

在今榆林

又東逕塞泉城南又東過雲中積陵縣

南沙南縣北從縣東屈而南過沙陵縣西蓋河自高闕東行至

此始折而南流白渠水注之水出塞外西注沙陵湖又有芒湖

水南逕鍾山山即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

皆在今大同

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

今朔州

桐過縣西

今大同

河水於二縣之

間有君子濟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餘里

今寧夏

又東過西河郡

圍陽縣東圍水出上郡白上縣圍谷東逕其縣南地里志曰圍

水出西河郡亦名銀水後人以潰沙流急淺深不定因名無定

河南合黃水或云即古之流沙

在今清澗

又南諸次水入焉水出上

郡諸次山東逕榆林塞即漢書所謂榆溪舊塞是也自此迤南

河入陝西葭州地矣

今河之自西寧來者經靖遠莊浪洮岷諸衛所下積石東北入

河州繞蘭州西城下洮灘湟三水合焉夾河有灘宜播五穀引

水溉田世謂之金城河自榆林來者南經府谷縣城東清水川

自大漠來注之折而西入神木境濁輪川自河套來注之其東

南岸即山西河曲界乃南經葭州流入吳堡縣城東其西有清

溝以黃濁而此獨清也南過綏德雕陰道與山西永寧州接界

又南歷清澗圍水入焉下延川吐延水入焉出延長交口川入

焉始抵宜川合汾水旋折而北過孟門山山在河中水分兩流

接山西吉州界復轉而東南流經太華山與渭水合禹貢所謂

會于渭汭者也又自郃陽過有莘故墟入朝邑沿山右蒲津關東歷韓城合濠水芝川二河溯龍門口而下爲郡東巨險通山西河津界始由華陰出潼關入河南省蓋河有四大折自鹽澤西來暨達潼關其面勢所向逶迤殊變由積石而逕湟中則鄯蘭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北轉而行凡千餘里北岸卽爲涼肅甘沙四境是又一折也迨河北流達千里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抵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是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臨大河自此而往直至潼關此又一折也河水出潼關入故弘農靈寶縣始爲河南府屬邑之境

其在山西者自東勝州流入河曲縣西曰火山岩石俱赤中有孔以草投之卽燃逼臨大河山高插天際河至此如遇覆釜盤繞曲折西流八十里復南流九十里經保德州城下東北有水寨黃水中流屹然獨立自此歷興嵐二縣蔚汾水入焉至永寧州東北二川合焉由寧鄉縣境過石樓山沿永和關抵大寧縣河自宜川來會至吉州西瞰大河孟門山在焉埤雅云河津一名龍門兩旁有山非神龍不能越禹鑿之號龍門口通孟津河廣八十步有禹門渡汾水從東來注之出榮河縣西抵蒲州城有瀉汭二水南流曰瀉北流曰汭異源同歸而入於河又折而東歷芮城縣西南二面並阻大河與河南閩鄉縣接入河南府

大抵三秦兩晉之間皆崇山峻嶺蜿蜒環抱天然隄防且其地
亢土堅水勢平行故從古嚙決之患少及後南徙一瀉皆平原
曠野地窪而土疏任其就下之性駟馬竹箭不足為喻由是治
河之法言人人殊治河之役無代獲有矣

其在河南者按水經河至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又東北玉澗
水注之又東與全鳩澗水合俱在今閿鄉又東合柏谷水又東合門

水在今靈寶又東過陝縣北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又東沙澗水注

之又東過底柱山俱在今陝州而河之右則峭水注之在今未寧又東過

平陰縣北今河陰湛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今孟

又逕臨平亭北又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過鞏縣北洛水從西北

流注之又東過成臯縣北即虎牢濟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逕旋門

坂北南對玉門俱在今汜水又東過滎陽縣蕞蕩渠出焉即汴河在今祥符

又東逕卷縣扈亭北今原武又東北過武德縣東今河內沁水從之

又東至酸棗今延津又逕南燕縣故城北今胙城則有濟水自北來

注之又東淇水入焉在今林縣又東逕遮害亭過黎陽今大名府濬縣至長

壽津達大陸會九河而後入海此大禹所治之故道也至周定

王五年河徙砮礫此黃河遷徙之始自是禹之故道寢失矣漢

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在今滎陽大興卒塞之武帝元光

三年河徙自頓丘東南流尋決濮陽瓠子今大名府清豐開州皆是注鉅野

山東今隸通淮泗汎郡十六元帝永光五年河決初武帝既塞瓠子

作宮宣房後河復決于館陶

今隸山東

分爲屯氏河

在今元城

東北入海

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塞也是冬河決靈鳴犢口

在今北清

縣河而屯氏河絕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東郡衛地也先

是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所以濶無大害者以屯氏

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

受數河之任如有霖雨勢必盈溢靈鳴犢口所在處下雖令通

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今屯氏河絕未久可復浚以

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從至是果決泛濫兗豫凡灌四郡三

十二縣於是杜欽薦王延世爲河隄使者編竹爲絡盛以小石

兩船夾載而下之隄成蒙賞競言便巧疏濬之議遂阻鴻嘉四

年河復決金隄以李尋言弗治民甚苦之綏和二年詔求能浚

川疏河者待詔賈讓陳三策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

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泛濫期月自定不勞人力中策多穿

漕渠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從淇口東爲石堰多張水門

旱則開東方下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填

淤加肥禾麥更爲秔稻轉漕舟船便此三利也若乃繕完故堤

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新莽三年河決魏

郡時莽恐河決爲元城塚墓害及河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

隄塞東漢明帝永平十三年詔治汴渠堤初河汴決壞久未修

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詔景與將作謁者王吳往自滎陽

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景乃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疏
 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迴注無復潰漏之患明年渠成
 順帝陽嘉二年詔自汴河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堰成刻石記
 之隋煬帝大業元年引河沁入泗是年帝將巡歷淮海遂命尚
 書右丞皇甫議發丁夫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
 河復自板渚引河與沁合流入泗謂之御河唐太宗貞觀十一
 年秋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宮寺民居元宗開元十年夏伊
 汝水溢二十九年秋洛水溢五代漢乾祐三年河決鄭州補闕
 盧振上言汴河兩岸隄堰不牢每年潰決宜沿汴水訪河故道
 陂澤處置立封門水漲溢時以分其勢即澇歲無漂沒之患早

則獲澆溉之益周太祖廣順二年河決鄭州時周主以決河為
 憂王濬請自行視遂塞之世宗顯德四年疏汴水入五丈河初
 導河自開封歷陳留其廣五丈故名又白溝河即唐武后載初
 元年引汴水入白河者唐末湮塞至是始疏濬以通齊魯舟楫
 宋太祖乾德三年秋大霖雨河決陽武及孟州今孟縣詔發州兵
 治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河決孟州之温縣鄭州之滎澤詔發
 沿河丁夫視隄岸之缺繕治神宗熙寧十年夏河決滎澤詔判
 都水監俞允往治秋復溢衛州自王供埽至汲縣懷州等處今懷
 慶府已大決澶州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灤今隸山東此黃河入
 淮之始然此特其支流也元豐元年新隄成閉口斷流河復歸

北五年河決鄭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陽武溝刀馬河歸納梁山

灤今隸山東徽宗建中靖國四年詔修蘓村運河隄初尙書省言自

去夏蘓村漲水後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隄詔都

水使者魯君貺同北外丞司經度視從其請大觀元年詔于陽

武上埽開脩直河三年詔沈純誠開兔源渠在今河陰分減廣武埽

下漲水重和元年河水湍猛迫近孟州城郭詔都水使者固護

孟州河陽縣第一埽金世宗大定二十年河決衛州章宗明昌

五年河犯武城隄泛及金山詔鑿新河脩石岸十四里以塞之

在今新鄉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

鄆陵扶溝洧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睦州凡十有五所役

民二十餘萬往塞二十五年汴梁路陽武縣諸處河決凡二十

有二所命宣慰司督夫修治成宗元貞元年河決蒲口在今杞縣先

是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尙

文相度形勢文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悍至孟津而下地平

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今自陳留抵睢東西百餘里南岸舊

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

或四五尺北岸故隄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

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新決千有餘步

迅速東行仍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下復合正流或強

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遠築

河工身聞錄
長垣以禦泛溢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以避衝突被患之家
量給河南退灘地爲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蒲口不塞
便朝廷依回不從乃大興塞治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歲以
爲苦是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二年秋大雨河決歸德
遣尙書那懷御史劉賡塞之武宗至大二年河決歸德又決封
丘河北道廉訪司言大抵黃河伏槽之時水勢似緩一遇霖潦
湍浪迅猛自孟津以東土性疏薄兼帶沙鹵又失導洩之方潰
壞決裂翹足可待近歲亳穎之民幸河北徙有司失於規畫使
陂灤悉爲陸地東至杞縣三义口播河爲三分殺其勢蓋亦有
年往歲歸德太康建言相次湮塞南北二义遂使三河之水合

而爲一下流旣不通暢自然上溢爲災苟不遠計預防不出數
年曹濮濟鄆蒙害必矣莫若於汴梁置都水分監妙選廉幹深
知水利之人專職其任不果行仁宗皇慶二年河決陳亳雖三
州開封陳留等縣沒民田廬延祐七年河決滎澤又決蘓村遣
平章站馬赤親脩築泰定帝泰定二年以河水屢決立行都水
監于汴梁仍命瀕河州縣正官皆兼知河防事夏河溢汴梁秋
決陽武漂民居萬二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汴梁樂利堤發丁夫
六萬四千人築之三年脩夏津陽武河隄三十三所順帝至正
十一年夏命賈魯爲總治河防使是冬諸隄埽成先是至正四
年夏五月天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北決白茅堤尋決金隄並

河郡邑皆罹水患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會丞相脫脫集羣
臣議時魯官都漕運使先爲都水使者曾詣河上相視定二策
一議脩築北隄以制橫潰其功省一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以
復故道其功費至是復申前議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
道脫脫聽其說薦魯於帝乃命魯以工部尙書總治河防使發
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在今儀封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只等口在今
山東單縣又自黃陵西至楊清村合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今蘭陽考
是城皆興功五閱月諸埽隄成河復故道南滙於淮又東入海不
更北徙矣明太祖洪武七年河決開封隄詔叅政安然塞之十
四年河決原武祥符中牟明年復決滎陽武十六年河決開

封東月隄自陳橋至陳留潰流數十里是月復決杞縣入巴河

今在陳留未城間

命戶部遣官督塞會所司以黃沁漳衛沙五湖所決

隄岸丈尺之數具圖計工入奏詔發軍民兼築二十年河決開

封城自安遠門入滄官民解宇甚衆二十三年詔築歸德之鳳

池河防時河決鳳池漂沒夏邑未城諸縣有司不以聞民李從

義詣闕奏訴故有是詔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洋山東經開

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故道遂淤二十九年洛河泛溢宜

陽田廬漂沒殆盡三十年河溢開封城三面受水將浸及軍儲

倉巨盈庫詔擇滎陽高阜處築倉庫待之是冬蔡河在今鹿邑南徙

入陳州先是河決由府城北而東行至是下流淤塞故又決而

之南成祖永樂元年允戶部尙書郁新奏以淮黃淤淺饋運不通乃自淮安用輕舟運至沙河及陳州潁岐口仍以大舟載入黃河復陸運衛河以轉輸北京八年河決汴梁壞城二百餘丈九年詔脩沁河決口在今武陟時河水累歲爲患命侍郎張信按視言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浚而通之水勢可減詔發民丁十萬治之時工部尙書宋禮方督開會通河命兼董其役凡開浚民丁皆給米鈔及蠲戶內本年租稅於是河南山東民自願效力者衆是秋工成河循故道與會通河合而河南無水蓄者三十餘年英宗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東過開封之西南又東南經陳留入渦口在今寧陵是時開封

府城在河之北命尙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塞之弗績又六年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治之決口乃塞天順五年河決開封城突北門以入平地水深丈餘命侍郎薛遠塞之始於揚州門置牐以限內外憲宗成化十四年春河決祥符杏花營秋決延津西昇村泛溢七十里又明年徙之縣南孝宗弘治二年河決開封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三年河決原武支流爲三一決封丘荆隆口漫祥符下曹濮衝張秋長隄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泛濫於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入於宿命侍郎白昂往治先築陽武長隄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睢河以達泗又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

橋迤南

在今宿州

皆浚而深廣之再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

三十六水患稍息六年河決黃陵岡遣都御史劉大夏治之於決口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以通漕又鑿滎澤孫家渡新河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並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自曹縣糧進口出徐州運河水勢漸殺始議築塞諸口既塞之後以黃陵岡屢合屢決爲最難築隄三重護之又築長隄封丘荆隆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祥符黃陵岡之東西各三百餘里自武陟縣詹家店起直抵碭沛名太行隄長一千餘里俾河南行故道而下流張秋始無潰決之患七年巡撫都御史徐恪上疏其畧曰去歲治孫家渡口及賈魯舊河功雖

成矣不意夏秋水盛而滎澤之流遂淤今不亟力爲之不惟墮

黃陵岡之功實以速張秋之患然黃陵岡口既塞河必南決而

陽武以至考城俱當下衝城郭人民必爲墊溺若止保全運道

不及地方生靈恐非朝廷治天下之本意疏上不報武宗正德

四年河決楊家口

今隸山東曹縣

侍郎崔巖乃於祥符董盆口寧陵五

里鋪各開地四十里接黃河故道引水由鳳陽達亳州又濬孫

家渡故道十餘里引水由朱仙鎮至壽州而各入淮築梁靖口

下埽以防衝決會淫雨暴漲新築臺埽蕩然無遺八年先因崔

巖功弗就河遂衝決復命侍郎趙璜於滎澤東濬分水河鄭州

西鑿須水河疏亳州河渠自是水勢漸殺不爲害世宗嘉靖五

河工身聞錄
年都御史盛應期謀疏趙皮寨支河數百里以濟運道踰年不成糧運大阻刑部尙書胡世寧上言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西滎澤經中牟陳穎至壽州入淮一出汴東祥符經陳留睢毫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虹出宿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塌場口出一自儀封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一在徐沛之間境山北溜溝出皆入漕渠而南滙於淮而今日湮塞矣故今治河若陽穀魚臺二縣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汴西滎澤孫家渡理宜早濬以分上流之勢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溜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開通一道以分下流之

勢至糧運所經莫若於昭陽湖左滕沛魚臺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諸處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口濶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來冬冰結船止更加深廣以爲運道至是河道都御史盛應期亦言宜於昭陽湖左別開新渠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舟其說與世寧合乃集民夫分標開鑿已而其地本趙皮寨居河上流土皆沙淤功弗就應期得罪去初河決曹縣都御史詹翰請開趙皮寨支河都御史胡松請開孫家渡支河至是漕渠稍滯議者復申前說命侍郎吳鵬相視鵬言開濬趙皮寨工費鉅大實難遽圖孫家渡費省而爲力頗易宜行司河者祇除淤土不必重開其高阜陂陀處挑治使平水

小則聽其歸槽順流水大則任其泛溢平浸其南北隄障如劉
獸醫口張家灣筒瓦廂崔家壩等俱應隨宜脩築開濬之議遂
寢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爲陸四十四年秋河盡北徙平
地水丈餘散漫無紀僉都御史潘季馴復尋昭陽湖故道以爲
漕運之利無便於此開新河自南陽達留城百四十一里濬舊
河自留城達境山五十三里而水始南趨秦溝在今沛縣穆宗隆慶
元年尙書朱衡復開廣秦溝以通運於是河專由秦溝入洪而
南北諸支河悉與秦溝合神宗萬曆十五年河決開封封丘偃
師及東明長垣督河楊一魁因決齊運導沁入衛時命工科給
事中常居敬相度黃河言衛輝城卑於河恐一決有奔潰之患

沁水多沙善淤入漕未便不如堅築決口廣開河身加浚衛河
民得灌田尤爲完計從之二十九年開封歸德大水商城蒙城
等處河決蕭家口百餘丈全河南徙三十一年總理河道曾如
春開新河黃家口河旣開雖深廣而南反淺隘故水不行所決
河廣八十餘丈而新河僅三十丈不任受或告如春日若河流
旣回勢如雷霆藉其自然之勢衝之何患潰者之不深如春遂
令開放河皆泥沙流勢稍緩下已淤半一夕水漲魚臺單縣豐
沛之間皆爲魚鱉如春驚悸暴卒愍帝崇禎十五年闖賊李自
成圍汴梁決開封之朱家寨水繞城北九月十五日夜大風雨
城潰其聲如雷水沸鬱數十丈人民枕藉死者累鉅萬城中淤

泥信宿填滿而水由來家集分三股一直衝破汴城至二十二
日水猶與城齊西分二股圍賊巢賊奔吹臺避水決後大半入
渦入泗入淮與故河分流邳亳皆受其害自開闢以來所未見
之慘至今大梁城內人謂屋上架屋云

皇清底定河伯效靈自復故道順治元年秋溫縣河北塌三十
里村落盡沒七年河決荆隆口詔募丁夫萬人塞之十五年秋
洛陽澗水溢高二丈許康熙元年夏河決開封黃練口祥符中
牟陽武杞縣通許尉氏扶溝七縣被淹詔所司刻期修治秋淇
縣沁水溢四年七月河決歸德旬日斷流虞城永城夏邑三縣
各蠲田租並加賑恤民不知災

按河之在河南府者南有洛水源出陝西雒南之冢嶺山東流
經盧氏則伊水注之至永寧則穀水嶠水元扈水注之過宜陽
則宜水昌谷水汪洋水注之入洛陽伊闕在焉兩山相對如闕
伊水中流左瀍右澗互相環繞夏書導洛自熊耳在今東北會
盧氏

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是也其西北自闕鄉靈寶
而下至陝州底柱山中有三門禹鑿之以通河又南曰橐水西
曰盤澗水西南曰譙水注之歷澗池則澗水注之過新安則橐
水轅水長垣水慈澗水注之至孟津卽大禹受河圖武王渡師
處盟津水注之抵鞏縣東合洛水是爲洛汭鄴水明谿水盤谷
水注之同會于洛陽入衛輝境衛輝介在河北左孟門右太行

大河經其南獲嘉新鄉皆倚河濱與開封之陽武延津封丘相
接抵大名開州界衛水發源輝縣蘓門山經新鄉淇縣湯陰合
淇漳二水逾館陶至臨清合汶水過德州出天津直沽入海臨
清以下全賴此濟運其在開封者自河陰而南合瞻然河經滎
澤合鴻溝水過原武黑洋山下入滎陽卽古金隄千乘海口是
也汴水出縣南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流抵祥符西北境由
中牟入河河自蘭陽東流橫歷賈魯故河入山東濟寧界其自
儀封來者北折繞黃陵岡蔡家口梁靖口出江南徐州界又汜
水出鞏縣經古成臯注之溱洧水出密縣經新鄭至西華注之
汝水出伊陽至襄城注之回湖水自鄭州激水自鄆城潁水自

長葛並迤邐會汴而入於河達歸德境河自儀封歷考城北至
柘城東南趨寧陵南渦口環郡城過虞城夏邑而東入徐州爲
豐沛漕河汴自杞縣東流受睢水注寧陵當下流之衝東南抵
永城以合河接江南宿泗界又有渦水自太康流入柘城西南
分爲二俱東流至鹿邑而與河會接江南亳州界其在懷慶者
河自孟縣始出硤行平地溟瀧漳湛四水入焉至武陟與伊洛
會又有沁水出沁州謁戾山經郡城東下穿太行合丹水自縣
東復折而南與河交流濬水入焉又濟水出濟源王屋山由孟
入溫初名沈水及濟河通汶始名濟水夏書導沈水東流爲濟
入于河溢爲滎孔安國謂濟水入河並流數千里而截河又並

河數里溢爲滎澤是也夫大河經數省而上自河南閩鄉起至歸德之虞城止地連五郡湍悍二千餘里要害實當其半且西北諸大水合焉水愈多勢愈盛三門七律而下皆浮沙尤易汕刷禹導河止經邾縣孟津鞏縣三處其他未之及也故自漢以來東衝西潰未有不始於此者明弘治以前數塞數決自忠宣公劉大夏將黃陵岡一帶自胙城經曹單至豐沛劾築太行隄蜿蟺綿亘殆如長山而河患遂息萬曆初又得河臣潘季馴加築遙隄謂縷隄逼近河濱束水太急恐有奔越致傷隄根惟遙隄則離水數里廣爲容納水盛則聽其漫溢出岸之水其勢必緩稍落卽歸正漕至今河上爲岸岸上始有隄不特中州永固

而北至長垣東明東至張秋曹單並蒙其利獨是撫臣居河上流去河臣千里而遠設遇伏秋霖潦之時呼吸變態事難遙制惟將河南巡撫兼管河道職銜載入勅內庶可先事設防臨時補救或亦當今之所宜講者與

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釋名淮圍也言圍繞揚州北境也山海經曰淮水出南陽桐柏山初則湧出復潛流三十里然後長驚經汝寧之信陽確山真陽息縣固始挾汝潁肥濠等七十二溪之水而與泗沂會所謂泗沂者卽山東汶河諸水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會者也此時黃自黃而淮自淮也漢武帝瓠子歌曰齧桑浮兮淮泗滿徐廣曰齧桑在梁與徐城

之間今徐州沛縣有齧桑亭此黃河決徐沛之始也宋太宗時
河決溫縣泛於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此河
入淮之始也真宗咸平時河決鄆州尋溢滑澶濮曹浮於徐濟
而東入淮天禧三年滑州河溢東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
東入於淮此黃淮相爭之始也神宗熙寧十年河大決澶州經
遶徐州城下而黃淮始雜自是北流斷絕河遂南徙歷盱泗至
清口而與淮會昔之東會於泗沂者卽今之東會於黃此黃河
入淮之始也蓋以江淮之水勢論之九江諸水皆合於洞庭過
巴陵合川水入武昌合漢水東南入揚子江衝北岸與江水俱
入海揚州之水北至於淮東合江西江東之水經南贛汀吉合

衡水長沙別派入袁州出臨江會贛水入洪都合瑞洪所聚韶
撫信浙諸水於鄱陽與前江漢諸水同趨建康今江寧是也諸
方水道所湊東南合蘓松常三郡水滙而爲震澤又吐納常之
宜興江陰鎮之金壇百瀆西來衆水并下溢爲三江吳江介於
吳淞震澤之間去吳淞江七十里分東北者爲婁江東南流者
爲東江皆自靖江太倉東北入海北爲江北通泰至海門縣而
入海所謂江漢朝宗者也禹時江淮未通貢賦無水道至春秋
吳王夫差與晉會于黃池始開蘓之邗溝今運道也自常之孟
瀆鎮之京口以通於江自揚之儀真亦開溝以通於淮隋因廣
之今貢賦皆循江淮以達京師古今之勢異宜而河道之別緩

急如此夫禹之治河治水而已乃國家引以資運河東北流入海其性也今自淮及徐引之南注五百有餘里凡四瀆會河之處奔騰泛溢亦其勢也明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灌魚臺命大將軍徐達開塌場口入於泗時戴村未壩汶由坎河注海阻運故引河入塌場以通舟十七年命儀真建清江閘惠橋腰閘南門裡潮閘爲蓄水通漕計二十四年河決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故道遂塞蓋明初都金陵漕大江其供餉遼卒尙由海運及永樂遷都於燕自海運者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河至陽武陸運自衛輝入河舟運至京時淮郡與黃淮二瀆判然隔絕也自平江伯陳瑄鑿清

江浦渠長三十餘里引水通郡城下東南漕運始得直達京師然慮淮勢分而稍弱乃建清江福興新庄天妃通濟等閘遞互啓閉以時節宣重運過盡卽行封固閘外預築輓壩其他船隻悉由五壩車盤以達外河沂流至大河口由清河縣後經漁溝出三義老河口而北達桃宿邳徐以上淮不入裡河黃不至清口自徐至淮五百里則以黃河爲運河自淮至揚四百里則以重湖爲運河尤慮清浦一綫細流與黃水僅隔丈許更築王供石隄二百九十丈以爲淮城外捍自是南北往來稱便九年命尙書宋禮濬會通河乃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成侍郎金純築隄導河經二洪

南入淮漕事定始罷海運十二年陳瑄鑿徐呂二洪更於洪口
建閘宣德七年瑄又築高郵寶應范光白馬諸湖長隄以通緯
道開揚州白塔河及藩家莊大橋江口各置閘令江南糧船從
常州西北孟瀆河過江入白塔河至灣頭達漕河以省瓜州盤
剝之費景泰六年都御史陳泰修濬揚州儀真瓜州河道成化
三年定濬儀真瓜州二港例每三年冬月江涸之時挑淺一次
八年河道侍郎王恕請治揚州至淮安湖塘造閘礎引塘水接
濟運河十二年甃呂梁洪二石隄弘治二年河決命戶部侍郎
白昂治之昂舉兵部侍郎婁性往協治乃於河南滎澤縣開渠
由陳潁至壽州以達淮濬宿州大汴河以達泗自歸德經睢寧

至宿遷小河口入漕河由是河入淮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
達海又以高郵之甃社湖險急奏開複河於高郵隄以避其患
名康濟河六年河決命都御史劉大夏平江伯陳銳共治之導
河南行由潁入淮又自陳留至歸德分爲二派一由宿遷小河
口入淮一由亳州渦河入淮漕道復通正德四年河決曹縣直
抵豐沛俄成大河舟楫通行七年都御史劉愷自魏家灣至雙
涸集築大隄八十餘里旣而都御史趙瑄補築三十餘里十六
年管河郎中楊最奏寶應湖極險當如高郵康濟河故事修築
越河嘉靖二年郎中陳毓賢請於高寶湖隄建閘十座以殺水
勢七年漕運都御史唐龍奏於三汊河口儀真上游之地置閘

以盡漕利八年沛縣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谷亭全河逆流舟
行開面水經三年不去命副都御史劉天和挑濬河身脩復開
座是秋河決趙皮寨入淮未幾自河南夏邑大丘回村等集衝
數口轉向東北經蕭縣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亦塞
十九年河決野雞岡由渦口經亳州入淮二洪大澗兵部侍郎
王以旂開儀封李景高口支河引水出徐尋淤如故三十一年
河決房村約淤三十里都御史曾鈞役夫濬之三月而成三十
七年河仍趨東北出蕭縣薊門由小浮橋入洪淤凡二百五十
餘里時河至段家口析爲六股曰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臙
脂溝飛雲橋俱由運河至徐州入洪又分一股自碭山堅城集

下郭貫樓又散爲五小股曰龍溝母河梁樓溝胡佃溝楊氏溝
亦由小浮橋會徐洪自時厥後河行數溝勢得分析暫免奔潰
之患然勢分則弱久之六股皆淤矣四十四年全河南遶沛縣
北遶豐縣泛濫入運河徐邳一望瀰漫不辨州里工部尙書朱
衡議開新河自南陽至留城總河僉都御史潘季馴請接留城
舊河并力開濬徐邳以上復故河六十里隆慶四年河決睢寧
曲頭集王家口馬家淺諸處運道一百餘里俱成平陸阻運船
九百餘時潘季馴爲副都御史築塞諸決導河復歸正道運舟
始行萬曆元年河決房村從沛縣窪子頭至秦溝口七十里二
年決邳州婁兒庄等口三年河從崔鎮北決淮從高堰東潰草

灣旣開復淤淮水南徙不返徐邳河身高並州城黃浦入淺久塞不就運道阻海口涇而淮揚諸郡邑河湖渾爲一壑六年仍命潘季馴爲右都御史兼理河漕諸務將河道總督裁去以專其任於是相厥形勢殫心區畫築高家堰堤六十餘里歸仁集隄四十餘里柳浦灣堤東三十餘里西四十餘里塞崔鎮等決一百三十餘口剗築徐睢邳宿桃清兩岸遙堤共長五萬六千三百四十餘丈而兩河不外決築礪山大壩豐縣邵家壩而水不北徙築徐沛豐礪隄建崔鎮徐昇等四減水壩脩復淮安新舊閘遷通濟閘於甘羅城南爲淮水獨經之地因清避濁漕運通行又開徐州支河一百六十二里以消積潦砌寶應白馬

湖入淺石隄一千五百七十餘丈以護行舟由是全河復合於淮二瀆並趨於海被災田廬盡皆涸出八年加太子少保工部尙書以褒勞績先是議者謂決口當無塞開支河以殺之濬海口以通之及季馴相度以爲海口固潮汐所從往來隨濬隨淤濬之何益惟導河歸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卽所以濬海也然河未易以人力導惟繕固隄防無使旁溢水入地益深則治防卽所以導河也惟一意加築高堰束淮畢赴清口以會黃入海河身海口不濬而自深刷故議開加河膠河及老黃河悉阻格不行十二年督撫都御史李世達挑寶應汜光等越河三十六里建南北二閘永避湖險十三年河成賜名弘濟又改平水閘十

四年清河以下一決范家口水灌淮城全河幾奪一決天妃壩
福興漸淤徐州以上濁流奔注古洪梗阻遣科臣常居敬督塞
之十六年復設河道總督廷議熟知河務者復起潘季馴再任
亦止脩復舊法河乃安流尋築邵伯湖石堤及塔山堤更於南
北兩岸創築格堤一名橫隄謂水性無常若決縷隄而入橫流
遇格其勢自止可無泛濫奪河之患前後悉心經畧歷二十七
載始告歸焉二十一年河決單縣之黃堍口一由徐州出小浮
橋一由舊河達鎮口閘時淮水大漲湖河交溢黃遏淮流使不
得急下於是挾上源阜陵諸湖與山溪之水暴長泗城湮沒總
河楊一魁專主分黃而總漕褚鐵力言分黃不若建高良澗諸

閘壩以洩淮爲便朝廷是一魁議詔分黃導淮乃開桃源黃壩
新河自清河縣北黃家嘴起經安東五港口至灌口止分黃入
海以抑黃強導淮闢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涇河閘洩淮由永
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良澗子嬰溝周家橋減水
石閘使淮水一由岔河下涇河一由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
俱達廣洋湖入海又恐淮勢宣洩不及南注各湖再挑高郵茆
塘港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漲蓋合用一
魁之分黃褚鐵之洩淮而兼行之由是淮泗諸州得以稍安二
十五年河復大決黃堍口經宿州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
河二洪並涸總河楊一魁挑李吉口以挽黃流尋淤代之者爲

劉東星復開之以疏徐邳運河蓋黃堍口卽賈魯舊河也黃堍未塞則河流終緩漕艘濡遲時一魁徵入爲大司空議以河雖南出符離滄沒民田無幾而一半尙由舊河下徐州足以濟運不必治東星守其說河日益南北流遂絕而彭城呂梁之間古所謂懸水三千仞者可褰裳而涉矣於是建六閘於河節宣山東汶濟之水以通漕往往後期先是萬曆三年部議開泲河事寢格不行三十年河決蒙牆明年又決蘓庄橫絕運道總河李化龍憂漕事之日阻也大挑泲河自王市口抵直河至李家港五百餘里以避黃河三百里之險漕始通行三十三年總河曹時聘挑朱旺河使魚沛單濟金鄉之水悉由大河河始歸故道

四十一年漕撫陳薦開寶應弘濟河北月河四十二年河決靈璧之陳舖明年決徐之狼矢溝四十五年陳薦築黃浦閘下南岸郎中徐待聘又築北岸天啓元年河決靈璧雙溝黃舖水由永姬湖出白洋小河仍與黃會黃淮暴漲又決魁山隄夜半陷城死者無算三年決徐州青田大龍口徐邳靈雖黃河併淤是年開通濟新河卽落馬湖也時王家集磨莊等七十里有十三大溜阻漕運道臣朱國盛議出董陳二口入落馬湖抵泲僅六十里請開之於運道爲近且避劉口等險從之崇禎八年總河劉榮嗣議開邳河爲巡漕御史倪喻義所糾被逮國朝順治元年河淮俱歸故道九年河決邳州先是海氛未靖

各口防禦戒嚴兩河入海之路漸成圩田豪強據爲已有動以
海寇出沒爲詞雲南道御史楊世學剴切條奏格不行至是戶
部侍郎王永吉續奏畧曰治河必先治淮而導淮必先開海口
海口不開下流壅塞來者無窮去者無路所以河隄潰決歲費
金錢無所底止今按海口之在興化者則有丁溪場小海場劉
莊場神台場廖家港白駒場三斗龍港諸處在泰州者則有河
梁場之茅墩港草堰場之鴨兒港近丁溪場之馮家壩合洋溝
等處在鹽城者東南則有石碓口西北則有天妃口又有姜家
堰口以上三處係淮揚六州縣洩水要道而未卽舉行者其故
有二一則奸徒造言阻撓然萬水東流勢必趨下沿海州縣各

有洩口乃天造地設非人力所爲行水河渠皆有舊跡今開鑿
深通使還故道豈屬創舉而先年舊閘已圯者加工脩葺未造
者量議增添以時啓閉有利無害固灼然無可疑者一則因河
道甚長河帑有限工料旣難措處民夫不許僉派事多掣肘然
海口旣開則河隄不決脩閘造閘之費較之塞決脩隄孰多孰
少若挑濬人夫自當州縣協濟豈能盡用官帑况百姓欲自救
身家何辭力役此一勞永逸之計心悅樂輸者也康熙六年河
決桃源之烟墩總河楊茂勳戴罪堵塞七年淮水衝決翟家壩
淮揚被浸詔山陽江都高郵寶應四州縣合脩不許盱泗之民
妄行撓阻十五年河水決入洪澤湖壞高堰三十四處黃淮合

力東下清水潭亦決淮揚大困以副都御史靳輔爲河道總督治之先堵高堰決口俟水勢稍落隨行築隄時運口沙淤淮不得出乃築翟壩至周橋湖隄又加築高堰長堤並蓄水以通運口十九年以裡河久已堙塞清口迤南淖泥數千丈致使清水無力敵黃乃疏引河二道導淮出口大挑運河百餘里繼脩清江浦月河二閘建鳳陽厥減水壩又查舊河口原係淮黃交匯以濟裡河一時淮弱則黃水漫入酌改運口緊接湖水遠避黃流不使倒灌閉清水潭決口增築沿河兩岸遙隄悉有成效乃慮黃淮交漲西風一起則高堰可危更於唐埂古溝東西建三減水壩周家橋高良澗武家墩各建一減水壩以洩其勢自是

水日趨下奸商蠹吏利其徑捷可私權稅也往往盜決唐埂蔣家壩循成大河而高寶興泰山鹽諸田廬驟難涸出二十三年上親閱河工初令于成龍以按察使開濬下河繼令工部侍郎孫在豐往疏丁溪白駒草堰諸處海口稍通尋罷二十八年上復閱河工特發帑金相度機宜令乘時塞築河道獲寧久之而奉行不力邪說易搖築攔黃壩而故道廢矣關馬家港新海口而水道迂矣六壩洞開而淮悉東向矣三十八年淮水大溢湖河相連清浦遂與淮隔反資黃流之入以濟運

聖心惻然憫之三駕乘輿南巡相度授算總河尙書于成龍謂上河治則下河不治而自治且上河無難治也爰下令先開鳳

鳳橋芒稻人字二河並築高寶長隄使通下流出江次堅築高堰嚴閉唐堧六壩障淮不得旁出再疏帥家莊裴家厰爛泥淺諸處多其途而引之畢達清口復慮淮之未能敵黃也特出睿謨於黃河南岸清口上流創建挑水大壩今名御壩橫截河心逼河北注更慮黃性悍而迫於河身之狹也則於北岸廣開引河以承之急拆攔黃壩賜名大通口俾之循故道而會同入海從此黃水順流疾下清水得以暢出運口未無倒灌高堰固若金湯天儲迅於飛輓向者沮洳污萊之鄉皆爲黍與稷翼之地畚土塞門之境頓成室廬安堵之區歲大豐登民咸熙穰兩河奠定於指掌之中此皆我

皇上亶聰濬哲非臣下愚昧所能仰窺萬一者也其奉職河干專董二役計壩長五十丈高出水面二三丈不等河長八百丈寬三四十丈不等使循是而恪遵罔越雖千萬年可矣

高家堰者在山陽之西南隅自清浦起二十五里曰武家墩又十五里曰高家堰又四十里曰高良澗又二十里曰周家橋又二十里曰翟家壩堰東地皆膏腴西爲阜陵泥墩萬家諸湖西南爲洪澤湖堰外昔皆民田田外爲湖湖外爲淮故此堰者所以禦淮而作郡城保障也志稱漢建安五年廣陵太守陳登築然不見之史考三國志注登曾任典農校尉蓋精於水利者又江表傳云時廣陵太守治在射陽則爲登所築無疑獨是建安

至明初凡一千二百餘年無有謀及此堰者在宋以前淮未合黃方晏然無事耳及讀宋史楚州司戶叅軍李孟傳修復境內陳公塘民得資灌溉卽今堰也

或云隸儀真

自永樂間平江伯陳瑄

通淮河爲運道乃大加葺治俾淮水涓滴皆由清口三分濟運出江七分刷黃入海鞏固者二百年至隆慶初大潰淮遂東注合白馬汜光諸湖而淮揚諸州邑俄成釜底淮旣東下黃卽隨之已而鳳泗亦皆滄沒則此堰者初捍淮城而近且爲兩河鎖鑰矣萬曆元年漕撫王宗沐築堰斷流盱泗民阻撓四出遂至中圯及河臣潘季馴力主堵塞兩河用是告成初泗州商販北自河南南自瓜儀者必假道清浦沿途權稅人甚苦之商船私

鹽每盜決此堰順流直達爲利滋大以故歲久剝蝕傾圯如故本朝經理諸臣非不知爲要隘無如歲脩視同故事而六壩旣開之後反引黃溜淤入湖心湖猶昔日之湖而水倍於昔年之水因循旣久而湖并非昔年之湖矣幸

上親閱堰工特加軫念詔發帑金百二十萬恐在河諸員仍蹈故智也分發閒散舊督撫及學差諸臣畫疆夯杵加倍寬高並飭河員嚴限以閉六壩違者治如法不踰年而各工告竣已出其美金沿湖盡築石隄務堅且厚運道民生永賴之矣

歸仁集在宿遷桃源間大河之南集上有隄計長七千六百八十二丈所以捍禦黃淮諸水使不得南射泗州並攻高堰而又

障睢湖諸水使之會入黃河並力衝刷關繫猶如橐籥隄內皆民田外曰白鹿湖邸家湖明時河水暴漲每倒注入小河口白洋河并挾諸湖之水橫溢泛濫遂奪正河故築長隄橫截其中而內外始免侵突之患自四舖以至九舖更危險萬曆中議甃石三千丈以工費不貲僅成其半歲久傾圯不可復問會

上巡閱所到仍飭築隄高廣倍加於舊更爲之建閘二座以時啓閉閘二年始畢工時當冬月正淮湖消落水波不揚之候僉慮黃強而扼其吭也乃一放而清水涌注儼百川之歸巨壑實增運口上游之一助夫明之隄是集也不過曰鳳泗陵寢所在避其害斯已耳今且兼資其利焉固知天下事皆可以揣摩測

度而得之而惟治河一事非身親而目擊者終屬鮮濟此治河難而知河之所以治尤不易也

凡治之難莫難於河淮固不難治也蓋桐柏之與崑崙相去千萬輕清之與重濁較若天壤惟河治則淮不治而自治獨是古今以來善治之法有顯而易知者有深而難測者易知者按之古法酌以時宜施功於耳目之前收效於歲月之內如高堰六壩堵閉之後淮不東下清水自出是也難測者識在機先慮周事後知人所不及知見人所不能見事簡功倍如我

皇上親行指授特築挑水大壩逼黃北行不使倒灌運口淮水自然大出是也此壩橫亘中流直爲河心砥柱每當巨浪千尋

洪濤百折日經其下屹如山嶽不可動搖以黃之湍悍猛鷲所向無前也忽有物焉以阻之勢不得不怒而之北水猶兵也此固扼吭擣虛之法然究不外乎順水之性善下之道也是以黃讓淮而淮有力淮滙黃而黃益有力一時二瀆分流儼若涇渭非惟不相爲厄而且交相爲用此誠以智役水以人勝天一舉而全河底定效何神也夫此法不見於河渠不聞於往哲神謨獨運超越前古可以奪造化之奇洩禹穴之秘後之言治者遵循而善用之雖遇浸淫瀾漫之時澎湃決齧之勢東西南北惟吾意之所指亦何慮河之難治徒聚訟而不知休日糜帑金而不之惜哉

初予之董是役也客有謂之者曰愚公謀徙王屋子顧欲截黃河事幾相等然移山不得力竭則止耳今子之築壩日馳逐於驚濤駭浪間憑葦筏而居如抱漏卮而冀盈滿其不潰也幾何矣况此而不就則帑將誰償余曰

聖天子以澹災爲心精誠上與天合承命效職誼不顧私他何慮焉由是日計所需葦草幾何柳條幾何大小木植幾何往來兵夫幾何錙積而寸累之工旣半忽埽陷入水以爲必無幸矣翌旦視之埽尙在也越數日視之且依然如故也但連所簽大椿移寘中流劃如門限中間雖水深數丈而恃有外捍得以次第施工擔土負薪備物致用閱三月而告竣見者驚爲神助未

幾而伏秋至矣滔天之漲汕刷埽根未幾而冰凌至矣排山之勢抵觸邊埽不避風雨不辭寒暑惟知寢於斯食於斯聚書卷於斯幾三易星霜始得卸責當築壩之始也卽隨挑引河雖同事六人捐任而予實總其成乃爲之分土畫方計日給直其時畚鍤如雲次舍鱗比凡集千萬人徒旅不譁作息皆有常度間有疾者藥之亡者斂之役五月而訖工適秋盡水落仍然保固迨次年伏汛暴漲始行開放方漲之時非不迅如竹箭入秋而水勢漸耗馴致斷流明年再濬予仍董是役時壩工久成水日趨北方虞河身之不能容納也一放而浩浩湯湯淮黃滙而歸壑高卑咸若其性功成莫測民不知勞害除而利以興事集而

財不匱良由

聖天子睿慮周詳神靈協應之所致也乃輒然謂客曰前此移壩今且截河矣誰謂愚公其真愚乎

列仙子曰生人但知形成於烝理賦於天而不知天之所以成形與賦理者必以兩儀五斗爲之主宰北斗爲天樞人能齋心朝禮可謂不忘本始之人余自蒙

恩歸里兩罹沉疴閣門惟知禮斗十餘年來凡遇旱潦不時禱之輒應私心自若有得歲庚辰從事南河顧工程險要度非人力可施廼於五月朔日卽屏却葷酒朝夕敬禮肅將治事旣下埽三路約寬四丈餘六月十日夜夢神告曰汝心未誠罰埽三

進越四日前所下埽盡陷入水相顧駭愕惟有束身待罪耳久之而埽不去連拔所簽大椿移置河心坦焉如砥不損傷不歇側適與原估丈尺脗合當河流猛悍而仗此憑蔽自內而外日漸接填得致寬長如式乃知向之所謂罰者其實助之也此一奇也及秋汎水發幾經蕩搖一夕風恬月朗司更者來告曰頃有白衣三人坐壩頭趨往視之躍入水余惡其誕也未幾假寐恍惚置身其間但見木偶三人遞互填土余訝之曰木人亦能舉手乎旣覺思與所告之言合此又一奇也邈自經始以來保護三年之久並無杯土之漂沒束草之浮沉歲癸未

上親蒞河干周行壩上深爲嘉悅且幸工程完好詎意回僅里

許而壩頭忽已坍塌卸禍福之機介在俄頃觀者莫不咋舌此尤一奇也由是齋素益虔奉持益力將終身焉雖然所謂奉持者蓋有道矣經云我今發心不爲自求夫求則涉私神豈據我善夫康節先生詩曰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但求處處田禾熟只願人人壽命長余之禱亦若是而已

初徐呂二洪恠石嶙峋上浮水面其形如川字有曰中洪裡洪外洪又其下多大石盤踞星分碁布隱見波濤間利如劍戟激飛湍而鳴雷霆者靡晝夜舟一不戒而觸抵其上焉輒做壞不可揀明嘉靖中四明陳穆來管徐洪吾邑陳洪範來理呂梁洪兩先達前後至目擊險阨命工剗而卑之削而平之乃得水聲

河工見聞錄
三
閔寂過者若履坦道德莫厚焉夫二洪之石其所由來舊矣中間詎無有人欲鑿而去之者不曰是地骨之所憑也則曰是天吳之所護也特畏蕙逡巡而不敢耳古之君子苟利於民則捐其身爲之而不恤苟爲吾所當爲而顧忌不爲是厚於已而於民薄也乃兩先達毅然爲之而不惕於陰陽禍福之說至今功德在人尙有殘碑可考後之人不察以爲沙掩其上而然不知二洪之於今通塞變遷滄桑幾易矣沙能掩之其能終古不出乎是不可以不記

漢武帝塞瓠子公卿以下皆負薪此用埽之始也而埽必以柳爲骨明時歲用官柳凡沿河州邑每秋有司多撥隸役遍行村落間名曰望青採柳供餽稍不當輒毀垣穿屋以擾之兼之網載有費車船有費交納有費竭其財與力爲害滋甚

本朝河道安瀾山東河南無大塞築歲辦柳束止令協濟江南較前額已減大半自靳文襄公諱輔至悉令冬春之交近隄則

密栽臥柳取其枝從根起扶蘓水面足以禦風浪而護隄身其遠近曠土則盡栽長柳俟其暢茂卽取以供埽料乃立八營汛按汛圈給柳園分列仁義禮智信五號每汛設河兵令五年開採一次旣周復始貯廠以備本工之用於是罷官柳而沿河之民始得甦此積困他如裝料用船名雖雇覓實皆橫行攔捉貧民駕一小舟曾不得藉以糊口公乃出官帑成造名曰汛船分

發營弁舉凡載石運磚搬土渡夫之類皆用之而民船自此得以安業又其甚者若從前之辦官柴交官草率半價而取盈封官柴押官草致物少而踊貴一切病民之事釐剔殆盡其令人去後之思者如此嗚呼公之德澤遠矣

沿河之民陋於室編蒲葺草而爲之鳩工庀材一日可成攸芋矣然風餐而露處上潦下濕極人世所不堪者比比也彼其視編蒲葺草之難較雕楹畫棟而更倍一日途遇童叟婦女相率攜其爨具繩床將誅茅而他徙問之則曰室隣於隄官將加築欲毀焉趣去之耳余因爲相度若改築於隄外則可免矣言於當事而更之他日又有如前之所爲者問之則又曰將築護隄

應毀室者三十餘家余又度之若稍取斜焉則亦可免矣再請而更之當相度時父老相顧曰民不幸而濱於河非特生無以爲居且死無以爲葬今之取土築堆者墳墓沉於堆底此最幸者也其骸骨拋棄爲鳶狐所食者子孫不復能辨惟四顧飲泣而已予間視之良然夫朝廷不恤帑藏而終歲興作不休者凡以爲民計安全耳以庇民之事而反滋其害居上者欲在在坐督之雖百什其身亦奚能遍而在下者或冥然無知或悍焉不顧則將何賴焉是宜嚴飭汛員悉心區畫毋礙室廬毋侵塚墓毋將成熟地畝概行取土堆泥以妨畊獲其利普而功大莫此爲甚至其開掘處所多屬民間已業以不可耕之地而欲小民

償計畝之糧除闔邑昏墊之苦而使一戶輸無產之稅實爲不均倘得每歲彙題蠲除派入槩縣地內徵收抵數或將水退無主地畝撥給補還竊有望於秉權得位之君子

渡黃河者惟清口爲最險蓋當淮黃爭勝之交波濤震撼往往如潮汐之上一遇暴風多相戒不敢渡無如民之習而安也或視爲故常或迫於不容已仗此一葉之艇而人聚如蟻譬之輕塵棲弱草而放乎中流每疾風駭浪時遙望之恍惚不見則訝之曰是舟溺矣頃之復隱躍而出浮沉顛倒者必數四俟其有涯可泊則爲額手稱幸皆緣舟隘人夥每坐而遭覆余欲減其數而稍增其直衆莫應謀之上官則愀然曰鞭長不及腹也

告之有司則漠然曰簿書不暇給也適有郭君來署簿事聞余說慨焉約法每小船止許坐六人寬者不得過八人人各增錢一文設木榜於衢道不時往來行察違者輒桁楊以示警自是民皆翕然願如約久之遂成定額伊川先生有言曰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職之小大位之崇卑何繫焉夫昔之所以履危蹈險而不覺者不過舟子貪多而欲渡者吝此一錢耳孰知一旦不戒而身命隨之者不少也則知天下之貪與吝雖至一錢之細尙足以喪身而矧其有大於此者且有貪與吝俱者曷不以水爲鑑哉獨是郭君借箸也未幾代者至余語之曰蕭規曹隨此言雖大可以喻小

古甘羅城在清河南數里磚石廣厚基址堅實屢被水嚙不動
信非近世所能繕者明萬曆間河臣潘映川先生於此得錢二
穴載至高家堰鑄關漢壽像至今凜然而土人每於雨中獲錢
余曾見其一長寸餘形似風鐘上有孔而不透孔下小篆字一
人莫能辨色如金丹砂翡翠殊可愛俗呼甘羅錢志云淮郡西
北十里金牛岡亦時出此錢然究不知其何錢也

重脩觀音菴記

朱陸異同羣相排詆論者謂致良知之說近於禪非排良知也
恐其流入於佛也惟恐其似而豫詆之夫亦已見太過乎觀音
大士以慈悲度世觀者以目音者以耳耳目所至悉皆慈悲卽
吾儒欲立欲達民胞物與意菩薩有聲聞緣覺謂由音聲而入
然使果音聲所致則敲金爨石竹肉競奏莫饜於伶人而何以
不覺言語喧燄變幻百出莫繁於市僧而何以不覺波濤澎湃
林木怒號雷霆風雨震撼蕭槭莫飽於漁師樵父而何以不覺
則覺固自有在惟解人能之耳余在清河其地初不知有佛忽
一夕枕上聞木魚聲余異之曰來此二年餘晨鐘暮鼓彼若罔

聞是聲也胡爲乎來哉蓋邑困於水廬舍淹沒濕蒸昏墊余僦舍以居尙無可措足以是知小民不暇矣比丘輩亦不暇矣旦起而徧訪其處無有也偶步至一隙地見觀音像在焉詢其由曰菴以水圯力不能復興廢有時俟之而已余異其音之何自來也遂葺而新之旣畢工因念菴之新一音爲之也音有所起因入於耳然傳曰心不在焉聽而不聞聞固非音所得主也今無音而有聞因聞而有覺覺而形之於事菴且興焉夫音之入於耳余所知也音之所由起余不得而知也無音而有聞有聞而心動覺爲之也覺卽佛也佛卽吾良知也記菴之脩且與陸氏之說相發明可也

小五臺記

太原有靈山五峰插天歲積堅冰長夏尙飛雪峰頂皆平土如臺故名五臺相傳卽文殊師利所居清涼山不經而走天下人朝禮者歲以萬計清河一荒邑無所爲梵宇琳宮者其地濱大河凡苾芻優婆輩躡履擔簦南北往來叅學必問津焉每遇疾風駭浪輒終日莫敢渡餒不能行間有身纏風恚者什於道如牛負深泥中踟躕悚慄誠有如經所云者幸其間一文殊菴室雖褊有雲水堂過者藉以托足饑飯困眠恍然清涼佳境雖菜滓麥屑不減香積醍醐紙帳蘆花竟入菩提三昧洵火宅之慈航毗城之福舍已夫文殊爲七佛導師願諸恒沙世界成一佛

利故名師利所謂利者以不二法門利益衆生猶吾儒之以道德仁義利濟天下也達而在上則爲天地立心爲斯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窮而在下則亦存此已溺已饑意使太和元氣長留方寸間非所以利已也且利亦不在他也凡好躋高座專虛名逞私見一有所着皆是也當今佛法之壞不壞於懶殘拭涕之人而壞於妄稱善知識動以衣鉢相授受西來大意尙可問哉善夫高僧有偈曰游子漫奔波尋山禮土坡文殊只這是何用覓彌陀今之菴卽吾心之五臺也昔閻丘公牧天台見寒山子卽下拜謂是文殊化身余每過菴而不識師利何在固自知鈍根之不可與入道也住僧請題額爰書小五臺云

新開中河記

國家歲轉東南粟四百萬九重之供億六軍之儲胥咸取給焉其抵黃河也自清河逆流而上則有三岔李家口三義壩七里溝龍窩諸險至桃源則有上渡口烟墩曹家嘴崔鎮九里岡古城諸險過宿遷則有孫家灣小河口諸險其地形高亢多曲屈黃溜建甌而來左衝右突勢若排空糧運一艘非數百人不能牽挽而上且水性善變遷雖老篙師不能循軌而掉稍遇淺阻輒膠滯污淖中舟人各就水持短竿儼如陸地盪舟叫呼窮日夜俄而疾風暴雨兼天震撼一遭沉溺無論在舟之糧卽駕舟之卒領卒之官多倉猝不可救而貢舫皇華之臣商旅仕宦達

京師者過此譬之迫人於險張皇股慄夙夜禱祀冀毋他恙爲至埈明時督河者心惻每議疏月河以通之而畏難終止自靳文襄公至相度形勢確有勝算毅然開闢中河一道上引東省諸湖水流逕宿桃至清河仲庄閘而與黃會自是南來舟楫一出清口止揚帆截流而渡頃之入中河由落馬湖口直達運河免經黃溜一百六十餘里之險去危卽安人咸德之歲癸未風上以兩河告成親臨閱視見仲庄地居上游過者仍牽挽而上猶未利涉且使清水直射南岸恐致逼黃侵注運口乃命穿入鹽河改至楊家庄出黃河增長十二餘里俾大小舟航悉得順流而下徑達中河履道康莊較前尤稱便捷又令建閘

二座設遇暴漲則洩之下安東合平望河分道出南北兩湖河會同入海使水有所歸不致旁溢兼可以利鹽艘一轉移間而盡善盡美實萬世無窮之福也夫往昔之闢河利漕者元則有賈魯明則有陳瑄宋禮皆載之史冊者然黃壩開而紅巾起袁浦鑿而淮城危惟南旺之壩戴村遏汶流分注南北以成漕而濟運功至今不磨而中河之舉實與媿焉故知天下成事無難自任事者不以其事爲已事而始難原其心止顧工程而不恤民隱非其事之果不可成也今自平望抵北涵溝乃中河入海要路其舊河已不可識又益之以劉老澗孫家集減壩諸水水有來無去率皆滄沒田廬當事者勿以其無關運道而置之民

庶幾其有瘳乎

河山兩戒說

唐一行曰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絡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爲東流與涇渭濟瀆相表裡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表裡謂之南河愚嘗按地勢崑

崙爲地平最高處東則萬水流東西則萬水流西南北亦然崙
崙在中國西北而中國之水莫大於江河河源出崙崙以西之
星宿海在吐蕃界中江雖出岷山然雲南金沙江其源亦在吐
蕃界中是江河二源俱在中國以西也河源出正西轉西北由
積石入中國又北過邊境轉東北流過河南山東正東入海江
源亦出於西轉西南入中國過雲南諸郡閱四川馬湖合大江
轉東南荆吳至正東入海今江河入海相距不過二三百里皆
在正東則二源發自西者當亦不甚遠也且中國之大水凡七
江河而外漢自嶓冢濟自王屋淮自桐柏渭自鳥鼠洛自熊耳
諸水皆發源於山而諸山又皆發脉於崙崙則雖謂諸水皆發

源崙崙可也要之皆始於西而歸於東耳

禹貢紀治水必先之以導山蓋水源於山未有不導山而可以
導水者夫導山以通山之氣導水以通水之氣而山澤通氣卽
所以敷土敷土卽所以承天也何也順承天而時行者地之勢
禹導山水不過因其勢而已故自岍及岐以至碣石山之行於
大河北境者也自西傾朱圉以至陪尾山之行於大河南境者
也自嶓冢以至大別山之行於江漢北境者也自岷以至敷淺
源山之行於江漢南境者也因其勢導之而山皆順矣弱水至
合黎入流沙水之自西北而西行者也黑水至三危入南海水
之自西而南行者也渭洛濟附河而入海漢淮泗附江而入海

皆水之自西而東行者也因其勢導之而水皆順矣然荆山之脉逾於河而爲壺口雷首衡山之脉過九江而爲敷淺源則山雖止而未嘗不行也河伏流千里而出積石沈伏流數百里而出濟源再伏流數百里而出陶丘則水雖伏而未嘗不行也因其行而導之治山治水之道也故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曰行所無事者易知簡能也反是則險阻矣乾德知險坤德知阻故禹貢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先以易簡之德則知險知阻尙何距朕行之有

石鼓說

壬午春放舟漣水欲探海口之奇問古之尾閭歸墟渺焉莫知其處卽曩昔所謂雲梯關今已在內地去海口百二十里而遙其間蒲柳蒨蔚雞犬雜蹂儼然成聚因思原隰異壤滄桑改易人生之消息盈虛亦復爾爾固不必麻姑自接待以來始相告也濱海有荒祠壁間有摹搨碑本乃宇文周祭河神誥字漫滅不可卒讀蓋自稱其先世爲藝祖乃恍然知石鼓爲宇文時物也世之論石鼓者韓愈謂爲周宣王時獵碣韋應物謂文王鼓至宣王始鑿之以詩程琳謂成王鼓而證以左傳之岐陽大蒐蘓軾謂出自宣王時史籀所書至鄭樵則斷爲秦鼓合於秦斤

秦權又謂岐陽秦地秦好田獵是詩作於獻公前襄公後按東坡詩施注石鼓散棄陳倉野中鄭餘慶遷之鳳翔孔子廟其說似相合惟歐陽脩辯漢桓靈時金石多磨泐此文細而鉅淺何以二千年尙存其字法古詩與雅頌同漢多博洽之士何以畧而不道且隋藝文志錄及始皇刻石婁羅門外域書何以獨無石鼓遺近撫遠其說是矣而究莫得其所由也獨金時馬子卿則以爲宇文周所造焦竑以蘓綽傳徵之云周武帝保定元年狩岐陽命綽做大誥則詩體倣誥可知然此亦非確據余思周之文武無藝祖稱者而鼓文有云進獻用特歸格藝祖按之祭河神誥所稱藝祖脗合且有吳人鄰亟朝夕儆惕之語周時吳未通中夏惟後周與陳接壤陳都吳地則宜有隣吳之戒由此以觀其爲宇文邕所作無疑夫古之論石鼓者無慮數十家余何敢增蠡測特是子卿有是說而偶觸之於誥以爲之一證則較諸說長如執小篆科斗以訂是非別真贋則六朝人物豈無善摹者此又未足爲通論也

雙忠祠說

往余在史館見建文本紀直曰帝自焚死將出亡一節置不載謂好事者所爲不足傳信余觀雷尙書大政紀何司寇名山藏皆云懷牒爲僧直書不諱乃撰建文後紀條列從亡二十三人忠於所事歷有始末時同人是者半疑者半近過漣水忽見雙

忠祠乃祀太監周恕何洲二人皆海州人自神樂觀散後恕卽變姓名隨帝至湖湘道病死洲同史仲彬訪帝於重慶後賣書桂林市客死州人哀之因爲置祠至今碑版不滅夫此二人者不過一闖豎耳非有權勢之熏灼也子孫之昌熾也鄉人之阿私好事也而其直道之不泯如此是可釋然於史氏致身錄程氏從亡隨筆劉琳捫膝錄諸書實非荒忽無稽者比矣

清河遷縣說

清河彈丸邑本漢曲陽縣地晉以後俱名泗州清河口南宋初韓世忠嘗屯重兵於此後建清河軍並置縣其爲要害可知矣初治大清河口元泰定時避河患遷甘羅城天曆初始移今治歷四百餘年如故說者謂瀕河之地二水交嚙加幫脩塞勞費無已且縣治在則河工多掣肘不如遷之便余惟寓居久乃知其不必遷且不能遷不可遷何也夫以淮湖會黃之交其西偏則有中河中間一線之隔最爲關鍵猶運河之有清浦所以分晰淮黃之勢也夫治河無法惟恃防範嚴而後口岸固苟徙縣而棄其地聽彼縱橫互爲消長如入無人之境不踰時而淤

澗潰裂馴至奪河咎將誰任是此縣治仍當重門設險不時調
護以爲運道藩籬勞費必不容省則動帑辦料自若也兵夫巡
守自若也固不繫乎縣之遷與不遷也况又有不能遷者縣之
民千餘家衣食給足者無幾餘皆結茅而居或捕魚或操舟或
牽纜或負戴道路枵腹而出博升合始具晨炊食畢復出爲夕
殮計未嘗有終日儲賴瀕河以活命遷之則其業皆廢且縣多
曠土貧民易於謀室今易而至高塹地價必昂若輩旣廢其生
業矣而又能厚直以售地乎假令號於衆曰爾卽弃爾舟斷爾
罟禁爾牽挽絕爾擔負從有司以往貧者莫應也其中之舍宇
完備者令之曰爾破爾舊居建彼新室捐爾故址市彼新廬而

富者亦色阻也使當此而威迫之勢驅之則流亡轉徙耳其強
者挺而走險耳矧南北之郵傳在焉河防之官弁在焉皆不能
遷者也又有不可遷者蓋由清口出黃河入中河縣適當其會
波濤震恐有縣則民居稠密間遇風浪陡作檣傾楫摧叫嚎救
援一呼羣集幸而抵岸者十之五不幸而遭傾覆撈採亦速至
奸宄覬覦之徒官吏防兵聚於此有所畏憚不敢橫行處四達
之極衝仕宦商賈運艘貢舫絡驛不絕之地譬之人則咽喉也
尙當厚隄防築城郭設邏偵以備不虞保民命奈何欲遷而去
之哉說者曰子言是矣其如歲遭剝蝕何余曰是當權其輕重
而爲防護之法固其隄岸通其溝洫擇窪下處所甃石爲涵洞

以時節宜更得精明強幹之有司實心治之將往來南北數千里之間舉蒙其庇豈特彈丸一邑免流離播遷之患已哉若夫利口喋喋希簧鼓以惑聽其間必有人焉圖便安爲罔利計非真切杞憂也卽以近事言之如邳州之數罹水患而遷之小艾山去舊城百里而近地形非不高亢宜爲子孫謀久遠也越今十五年而民之未徙者十室而九所以寧甘猛虎之泣而不忍輕去其鄉人情大抵然矣不又可爲鑒乎

新安說

淮郡海安沐三州縣界有湖曰碩項廣袤各四十里周一百三十里素饒魚鹽利兼之蒲藕菱芡之屬歲出無算賈人爭於此謀貨殖焉其東曰新安鎮所居多徽人列隧列肆咸聚族而處土著不及十之三此新安之名所自昉也湖固多魚徽人各立網戶大鈎巨緇百計採取之大而魴鯉細而鯢鮪或誘以芳餌或投之密罟無得脫者比出岸悉剝腹而實之以鹽捆積成山腥血遍野競相居奇俟遠近商舶至展轉販鬻自謂可以勝計然過陽翟其獲利也殊大而其戕殺生命顧亦不小幸是湖爲衆水所聚水卽至不爲災故徽俗以新安爲樂土稱巨鎮坐享

漁人之利而不之覺年來水決沙淤湖半爲陸采菱芡者失其利其瀦畜處水亦深丈許然彌望清流見底歲不產魚而人又失其利間有田土足恃者顧其地最窪數被滄致妨畊作而人益失其利不特無利已也上自宿桃暨中河水奔赴畢集勢盛不能容不得不散漫而旁溢向之闕闐叢雜者近且易爲蕭條寂寞之鄉昔蒙利而今滋害豈當數百年竭澤之後天地之生機自此而絕乎抑災稜洊至乘除之理如是其不爽乎夫天下大矣世之操奇贏權子母者其術亦至不一矣已欲以戕殺物命致殷阜而長子孫固理之未必然者也今之過新矣者宜作過秦觀焉可

淮郡三城說

附袁浦

楚州有淮陰縣城淮陰縣故城韓信城按水經云淮水東過淮陰縣北注云淮水右岸卽淮陰此淮陰之新縣也又東逕淮陰縣故城北漢高帝六年封韓信爲侯國城東有兩冢巋然相望西漂母東信母是本秦之故縣城今俗誤稱甘羅城宋徐仲車有登淮陰故城詩曰此城不合名甘羅而後世沿其名者郡志云甘羅所築又云有甘羅墓考甘羅墓在潁上縣築城之說或者近之且酈注於此城詳載韓侯事甘羅尙在信前置弗道故仲車以爲非然如酈說則淮陰新縣當在秦故縣之上今却無城以擬之大抵明初穿運道而湮其迹耳又甘羅城東五里有

韓信城寰宇記謂信封侯時築此蓋指淮陰故城而言也信旣封秦之舊縣不當有二城其降封淮陰後不敢私建城當時果有二城酈注何以脫漏余往來河上久有人言韓世忠所築者考蘄王鎮楚於此建清河軍與金相拒守世俗因其姓而譌傳亦恍然矣又水經注云淮陰城西二里有公路浦是指故淮陰縣在甘羅城之南而郡志以今清江浦爲袁浦不知清江與古淮陰相距三十里時術自九江將東奔袁譚于下邳何能遠出清江伏滔北征記曰廣陵西一里水名公路浦淮陰故縣本晉之廣陵郡治是術由此渡浦酈注所指甚明近世齊稱清江浦曰袁浦其亦承誤而不察焉爾

湖市說

海市之說人人能言之及見廬陵集云往謫官稊歸時舟泊漢江野岸中夕聞人語喧逐有交易估直并鬻果餌百物聲若市井然迨曉方息日出步視江濳曠無人跡詢之舟工曰此水市也然此則有聲而無形者也今壬午歲季夏盛暑余往祭禹王廟齋宿高堰乘月朗偕學士張子大侍讀張石虹納涼洪澤湖濱當伏信泛漲一望渺然天宇澄霽轉盼間倏爾暝濛遙見烟波杳靄際隱隱有雉堞人馬狀形色悉可審辨未幾而村落人烟室閭輻輳林木蔚蒼幻忽動蕩者彌亘湖面高可數十丈遠則分明漸近漸細縮停矚移晷霧散乃沒石虹子曰此湖市也

予家洞庭時往往見之余考漢天官書曰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雲氣成宮闕龍門早言之正無足怪耳文獻通考載宋紹興二十年江西新城縣永安村風雪大作夜半若數千人行聲語笑歌哭雜擾匆遽陰晦中咫尺莫辨明旦雪上有人畜鳥獸汚踐跡十餘里不絕名曰墟市西域志言嶺表海邊有鬼市夜半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諸書皆有可據石虹又言山亦有市城亦有市皆從雲氣蒸薄掩映而成理或有之而其間有聲有跡者則又何理也

近見王阮亭居易錄云東鄉瑯琊臺上每晴明輒望見海外山林城郭并人物車馬馳驟狀究不知其何地然亦不恒見至城東盧山盧敖隱處也常有人登山巔倏見對面復有一山與盧無二頃之幻滅故老相傳爲地市此又一證云

鐵牛說

大司馬遂寧張公督河之二年淮黃交匯河工績用厥成乃委縣佐王國用製鐵牛三十六分鎮水濱而銘其背曰維金尅木蛟龍藏維土制水龜蛇降鑄犀作鎮奠淮揚永除昏墊報吾

皇方君之董是役也購材鳩工殫心竭智手自和土作範而鎔鐵以灌之多躍冶殘闕不就乃思曰火候未到與鐵性未純與匠作未諳與抑吾心有未誠致動而輒隳與爰齋沐以禱之神募隣省良工百餘精思者累月所鑄悉稱於是按其成之先後時日配支千爲四柱題曰鐵牛三十六相刻石高堰之禹王廟側余觀牛之爲象也其角犛然其目熒然其體偉然其蹲也悠然

欲臥其仰也昂然欲鳴噫亦奇矣余問遂寧先生何所取曰龍於五行居乙位泊巽風皆木也木畏金從其畏者厭之可無患前人故取諸此余曰淮黃固大澤未必盡產蛟龍若果蛟龍未必畏鐵惟是地四生金金爲母而水爲子母能柔子且牛屬土上雖制水而復能生金相生相化勢必不至潰決前人或取意於此公領之夫鐵至剛也牛至巨也土至柔也火至烈也乘其氣之銳而用力專頓使剛者就柔而不裂巨者遇烈而益堅諺云鐵杵磨針其是之謂與若人生一材一技皆可成名倕工般巧自古無匹國用鑄牛而牛不毀則其名亦不毀王君且藉牛以傳乎是皆有合於道故并識之

露筋廟說

廟在高郵州南不知創自何代地瀕湖水盛則宛在中央坏土耳屢圮而不致湮沒殆有神靈棲息其間乎然神之姓氏無傳宋米芾碑云澤國之女嗜膚露筋不就有帷之子而名顯萬世歐陽修詩云近聞高郵間有蚊夜凌辱哀哉露筋女萬劫仇不復則與世傳有女與嫂晦冥過此蚊甚嫂投田舍宿女不可露坐草中遭蚊撲搔筋露而死之說脗合夫蚊雖殷何至攘肌及骨女雖弱何至頃刻捐軀豈黨盛者孤掌不能勝耶抑利喙者雖小而善傷耶又江德藻聘北道記自邵伯埭三十六里至露筋梁故老云昔有鹿到此蛟吸之筋見故名段柯古續酉陽雜

俎言此地乃古驛有醉臥驛中者爲白鳥所啞筋露而死然則人耶物耶男耶女耶其說且莫考矣余意或有女路經此地寧死不失節後譌路經曰露筋姑作是說而繫以詩曰天壤浩氣賦流形貞臣烈士得其真勁節強項不可奪弱女矢志堪比倫露筋之祠湖水浹冰玉清操垂奕世一夕嗜肌事所無昔賢假此聊風示不然天公豈有意蚊蝨唇舌皆刀鋸銛鋒密刺無完膚成就貞魂標大義我來遍閱四壁間碑碣如林姓氏湮假使當年真有此荒陂委蛻何無傳人生有筋終必露露筋之骸亦無數此中趨向一稍差穢跡徒招路人唾烈士心貞女筋剖露精氣照蒼旻讀書論世存闕文

制鼠說

鼠小物也多而無所制其橫行也宜哉終夜嘎嘎有聲或尋繩而下或自地高擲嚙冠毀履甚且并書卷而戕之白晝往來几案前注目視人絕無畏縮意間欲投之以器輒疾足而走人亦無如之何晏殊類要云唐公拔宅雞犬皆升惟鼠墮地謂其善殘物也世之目宵小者曰鼠輩今而知鼠之能玩弄人也客曰是有任捕之職者主人不過捐握粟之費以畜之而鼠輩帖然矣余然其言因假狸於隣舍強之來飼以烹鮮初或不顧繼乃飽食乘間則脫去而鼠自若也余思得無爲鼠笑乎他日有鬻狸奴於門者乳雛耳度不勝任姑買歸鼠遂寂然不復出嗟乎

河工身聞錄
五三
苟有以制之雖爪牙不露而其氣已懾之矣苟非所制雖烏圓
蒙貴奚當焉語云騏驥之足一日千里以捕鼠則不如狸鼯有
以夫至非其素所象養而強之爲我用雖曲示羈縻彼且掉頭
不顧天下物貴得其制所用須預養不易之理也他日以語客
客曰甚矣子之迂也今之任其職而墮若事畜之久而恬不知
所報者比比也安得盡如狸鼯者而與之共事乎余輟然曰有
是哉子言之我終未之信

王文成公集書後

余髮未燥時卽喜讀王陽明先生集近以行笈蕭然未遑攜入
荒度餘功恒以是爲憾清河令君越產也客多自姚江來訪得
全編兼有繪像凜乎生氣如在楮墨間讀數過喟然書其後曰
兩浙理學始於宋繼於元盛於明後人沿襲相承名之曰道學
顧世所謂道學非古之所謂道學也古之道學有體必有用言
知不遺行必也事功與學術相表裏而道學始真當其獨處則
窮理盡性出而服官則忠君愛國以之處常則有守有爲而獨
立不懼以之定變則用經用權而震撼不驚蓋真事功卽真道
學也有明一代其惟姚江先生乎先生本貴胄子年十八卽知

謁婁一齋于廣信講格物之學深以聖人必可學而至爲喜公
車被放輒以不得第動心爲恥正心之學蚤歲已身體力行之
矣厥後官武選初無言責抗疏忤逆瑾杖謫龍場履危順受益
深警策卽致身開府三領節旄而遐荒瘴癘惟天子使意彌誠
而心彌正危疑謗忌處之澹如當寧藩變作禍生倉卒卽時糾
集義旗親提枹鼓由贛抵省更僞爲火牌公文日發二百餘道
謂禁旅刻期環至速儲糗芟以供軍行遂使逆藩疑懼驚心返
顧不老一師不縻一餉而縛悍王如反掌此卽致知格物之學
神明乎身心而驗之於行陣真所謂坐而言起而行明體達用
卽起程朱於當日亦將遜謝不遑比其歿也猶見忌於時宰嗾

臺諫毛玉程起充之徒鐫其前功劾爲僞學卹蔭贈諡皆不與
迨至穆宗改元而始復爵贈侯且得諡曰文成嗚呼先生之生
平幸至是而論定矣獨怪後人不察踵宵壬之訾謗聚訟幾百
餘年夫有道學而無事功世之峩冠博帶擁臯比而談性命者
比比而是究何益於世用然猶可曰其人之所學無愧也乃有
生平不知格致誠正爲何事循聲附和斥言吾道之操莽以爲
迎合當世之具非愚則妄矣更有身負道學之名而未嘗爲國
家立不世之功盡得爲之職徒以關姚江之說謂可睥睨一世
則亦弗思之甚者也故曰有真道學必有真事功後人事功果
高出文成上然後議其致良知之說爲近於二氏而非吾道之

正則庶乎其可哉抑愚更有說焉先儒云不讀非聖書不爲無用學先生之德業文望固已炳耀一時聲施後世雖古大儒莫與匹而徒多此講學一事致啟身後之沸端貽近今之口實矧道學二字如何鄭重聖賢身體力行常若不及亦何必自樹壇坫招致生徒而聽講也先生有知能不爲蹶然一笑乎

行間劄記書後

古所稱豪傑之士負過人之材者其平居岌然自異一切委瑣之行章句之學悉吐棄不屑道一旦臨大事遇大變他人震懾而膽落者輒毅然以身肩之履險能濟處危能安期有利於蒼生而後已人但見其智足以審幾勇足以集事而不知其藏器以待時者固非一日也往余在江右時戎馬戒塗兩粵道阻朝命制府麻公持諭入西粵有彭蠡映藜劉君者慨焉欲爲前驅余改容禮之夫在昔相如諭蜀陸賈使佗不過蠻彝君長素慕威德折衝口舌之間今兩粵舊疆率皆甘心梗化君卽奮袂請纓寧無長慮却顧代君躊躇者乃登車攬轡問關從間道往

渡灘江越象嶺赴柳城見叛帥宣布德音剖示順逆民願向風
賊遂瓦解迨全師抵省君卽攝守桂林旋分巡右江當是時王
公鎮將密藉咨議凡道里之遠近谿洞之伏藏倒戈之誠僞儼
若新息聚米成山洞中要害相與運籌發策上佐募府先後緩
急確有勝算軍中倚毗不啻左右手凡所規畫未嘗形之章奏
宣之露布外人莫得窺測越二十餘年其猶子某同事河工出
其行間劄記示余披閱良久益改容而歎曰粵西本牂牁夜郎
國山川險隘苗民襍居疇昔承平時尚難疆理君廼於戈戟叢
中手持尺一之書孑身深入不惟全省賴以安集而南楚滇黔
亦仗爲犄角不踰年而綏靖如故今觀其詞氣慷慨直而溫詳

而要料敵如神視民若子間有不平之事智者隱忍而不敢言
嚙嚙而不敢進者不憚剴切披陳雖心瀝血第知本固邦寧而
此身之成敗利鈍皆非所計具經緯之全才展掇時之大畧是
古所稱豪傑之士詎小儒曲學傲幸以成功名者哉然余於此
益有感矣古之儒者學期有用於世而今僅跼蹐篇章爲掇取
功名之徑不知利濟及人則曰功聲施後世則曰名顧名思義
其實難副若劉君者匪特負過人之材亦且學有用之學乎哉

書裘氏家譜後

昔唐太宗詔儒臣修氏族志參考史傳檢正真贗退新門進舊望合九百二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去取允當後人因之家自爲譜以明長幼而別親疎而欲其歷世之久遠積累之深厚照耀史冊適皇家乘者多不槩見錢唐裘氏實起於周與寒家得姓之始同閱宋南渡從越遷杭與寒家占籍之始同十九世同居代有興者與寒家忠孝之作則同迄今裘氏義門之坊與寒家麟鳳之額綽楔巍峩南北相映而詩書之澤綿延旣久鬱爲國華

本朝六十年來膺科第入仕版者其數亦大畧相等夫族繁則

趨向不齊世遠則情緒易渙維持而聯屬之此賢士大夫責也
裘君厚齋志切顯揚誼殷一本恐家法之漸湮宗支之莫考乃
於王程鞅掌之餘荒度土功之暇毅然以修明爲己責自宋至
今上下五百年歷傳十六世系屬數千人間有行誼可師文章
可見者無不備載而於大宗小宗繼嗣繼別尊尊親親秩序不
紊尤以世道人心爲來者勸能令人惻然與懷油然而感發崇禮
讓而薦本根仁人孝子之用心如是其不容已乎余因之重有
感矣大凡敦宗睦族則和氣所蒸自然爾昌爾熾無如感彼行
路淵明致慨於前勿受嫌猜子美浩歌於後假令人知孝弟俗
鮮澆漓十九世之高風何難再見則是譜之作不誠有厚望乎

若夫譜中並詳壟墓重守者也寒家始遷祖墓僅在元末而裘
氏富平尉舊阡起自趙宋故家喬木之思竊有遜焉夫滄桑逝
嬗陵谷變遷勝國園陵泯沒於荒烟蔓草間者何限而韋布之
家有能積歲時而享禋祀子子孫孫弗替引之有如是其賢且
久者耶

今上崇獎舊族風厲四方孝友媿睦之家如武林之有裘氏當如
前史之有陸顧朱張後先競爽者矣余與侍御敬亭及厚齋均
屬通門之雅譜成問序於余因取吾兩家之肇承畧相似者書
其後且嘉厚齋服先疇而思舊德於以轉移未俗振起家聲其
所繫豈微也哉

書張孝廉傳後

京江孝廉張思默卒于維揚余聞之太息者累日既閱丹徒章君高郵王君所爲傳掩卷而嘆曰嗚呼是豈足以盡張子哉古人之論人也舉其大節始足概生平而往往有摭取軼事儘堪傳不泯者憶丁卯秋張子被放終賈年耳輒抑鬱不樂奮然走西湖假余別業寓焉初疑其耳目之好山水之娛吟風弄月必極豪舉及詢之館人則曰終日閉戶伏几咿唔不絕余恠而探之見其人莊莊君子也聽其言恂恂似不能也褊袍敝履不異寒素童僕無幾樸且老旣入其室則卷帙滿架案列新舊唐書手自點校筆鋒墨瀋未乾如其紀與其書互異此傳與彼傳重

出莫不精楷批駁無毫髮爽他如六經疏箋詩歌升降句櫛字
比較讐皆有考据可謂難矣時年友常君視浙離一日過余曰
聞張子在湖濱訪之不得佐以遊資却不受惟君爲我強致之
張子聞而愕然曰此來原爲被放解嘲從無有所請謁常公雖
父執未奉家大人命故不敢私通名紙昨邂逅中道故往拜其
門若受餽遺不向家君言是欺也言之家君必大加切責是以
禮辭余竊嘆今之自號名流者不過藉章句以趨時兼詩文爲
羔雁而已如張子之足不窺園日有程課者無有也且當門閥
累葉席豐履盛如張子之刻苦自勵毫無滿假者無有也抑貴
介之子卽到處逢迎尙不滿志若張子之恪守家規儼如嚴親

日臨其上者無有也自是益大加敬異之甲戌秋復過西湖留
浹旬同余上初陽臺觀日出適余甥在旁詢之家于峽石張子
卽縱說日月合璧狀如銅鉦正在此地曩年曾往觀之光熒熒
不可逼視覺漢書所云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者徒擬議詞
耳其於天官家書更無所不曉乎丙子秋聞獲雋是冬重到湖
庄出其闡墨并昔揣摩文示余見其出入大家卓有根柢知其
志堅而神瘁良非一日尤嘆嗟久之時余年已衰兼善病張子
邀風鑑楊君爲余覘休咎意若倍關切者余與相國丁酉江浙
同舉辛丑之役余僅屬副車而張子執禮過卑其德量謙謹當
不獨余爲然矣夫以張子之嗜學不倦處貴不驕聞道最早儼

然南軒先生後身方謂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而寃未及用於世其卒也又少南軒七歲亦可哀已觀相國之諭其孫曰汝父生平多可述者吾尙未及知汝當質之知汝父者爰就其三過西湖所見皆不經意事附其後是亦龍門作傳多載人軼事之意也夫

書南璞予詩後

詩自三百篇風以發情止義雅言王政所由廢興頌者美盛德而告成功於神明是皆本性情而出之兩漢魏晉而後運會遞遷一變而爲靡麗再變而爲對偶工緻多而性情薄邇來自稱作者目不窺三唐雅音而追步邯鄲效顰西子始以晚唐爲易學彷彿形似無有根柢久之自覺數見不鮮於是競倣宋詩纖靡癡澁是猶般倕之棄繩墨養由基之亡彀率也習俗移人淺以俚弱昨過袁浦見南子璞予觀其平日所作詩其五古則樸雅敦厚如商彝周鼎不事雕斲也其長歌則浩落雄渾若駿馬不施銜勒而控縱自如也其近體則清俊流逸儼然初之四傑

中晚之七子十子也究其心思與會之所乘掉臂游行神明變化經之以六義緯之以八風大較志於古亦不局於古與近今之侈口而談蘓黃陸范者遠甚其詩派固已正矣韓歐皆云詩必窮而後工若南子日侍其尊人往來河上且年少舉茂材譽隆隆日起一生席豐履順致足樂也而其詩之工已若是非本性情有根柢者而能乎哉余所閱詩自壬午春而止獨是所好在此則過此以往將見才益高氣益厚子美有云文章老始成其進詎易量則其詩之可傳信矣

書述哀詩後

蓼莪之詩何爲而作也蓋人子當初喪時躄踊昏瞶豈暇爲詩迨久而漸殺故禮有卒哭小祥大祥禫服以見禮以次降情以次止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不容越也乃孝子之心久而彌篤於是竭孺慕之忱發而爲激楚之語長歌當哭此蓼莪陟屺諸作並載風詩足以感人性情良非虛語馮子復鐸中年失恃居喪一循古禮其述哀詩乃從旣祥之後追遡其從前所閱歷日輾轉懷抱而不去積至百首說者謂方啣哀負疚時不宜飾文藻諧聲律而不知其中霜露之感杯棬之思以至母氏之懿行淑德覩物滋感觸緒紛來惟其積之中者惻怛靡窮故其見之

詩者益纏綿而莫能竟傳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夫
人生驟罹大故創極痛深每不自覺及事在心留所謂痛定思
痛愈覺徬徨而不知所自而無如世風不古天性垂滴居喪禮
壞竊歎素冠素鞵希見棘人削竹削桐僅成文具矣若馮子之
能居處以禮慘淡經營閉門而和淚濡墨述而爲詩豈易得哉
夫愚夫愚婦或有至性而徑情直遂無以達其意詞人學士強
勉赴節而情或不專將人子有生之初幾於汨沒不見述哀之
詩其又烏可少哉臯魚風樹二語述哀祖也未嘗不具比興之
義則知情勝者詩不期傳而自傳百首何足多云

內照禪師生塏銘

并序

師諱岳運字內照武林柴氏子先世多以儒術顯號甲族與吾
家同里而居世敦交誼師儀表奇特年六齡偶遊梵宮見僧如
舊識歸白父母願出俗父母以其幼且終鮮兄弟弗許自是卽
斷腥血持戒精嚴又十年而祝髮之志愈堅旣入空門不數載
而學通三乘傳衣鉢於獅峰老人宗風由之大振叩其本願豈
特了生死蓋將以普度衆生爲已任是以每升講座演說法華
金剛諸經啟人定慧或施瑜伽法食下利幽冥父母旣終厚庀
棺衾而祔之先壠跡其生平行事何嘗與儒術有違耶今春秋
七十六而氣益壯體益豐暑不揮汗寒不重衣晝夜修持老而

彌篤日課佛號以三萬計獨念柴氏無後恐千秋霜露致有若
敖之悲乃預建塏於祖塋下爲他日歸真之所屬其法嗣永守
無斃走書河干而乞余銘余惟如來追福曾傳報恩之經菩薩
去家亦有餉親之飯師之用心其如是乎乃作銘曰
儒家者流游方之外夙具慧根發願弘大掃却六塵精通三昧
鉢吐青蓮苑開素奈屢升寶座宣講金經法雲常覆花雨遍零
山鳥下集淵龍起聽苦海咸濟慈航有靈僧臘雖高精神猶王
爰向先塋乃穿壽藏元之化臺表聖生壙未死早成此何多讓
笋知庇竹狐解首丘匪空桑產作團欒頭俾供蘋藻兼保松楸
山移水竭石塏長留

挑水大壩賦

繫黃流之習坎爲天地之翁張崑崙衍發源之沆漭底柱
感包山之滉洋喧豗澎湃竹箭不能並其迅駛洑澌澌灑
海若不能制其森茫西經雍豫東貫淮揚雷响電掣風振
雲翔其暴漲也蛟宮噴浪鼉窟翻波激射所至丘陵移其
向背捲舒所過城郭失其嵯峩土性疏薄兼挾泥沙滌泔
千頃瞬息平坡蟻封一潰沉溺良多井疆彌望邑里成河
臨流興歎拯救誰何緬維伊祁之世洪水遍於九州懷山
襄陵九載而黃熊方命殷代建都南亳再圮五遷而相耿
淹留若夫孟津洛汭龍門大伾兮鑿其道鈎盤簡潔鬲津

馬頰兮析其流其咨俾又粵推神禹豐功偉烈終古罕儔
迨至漢唐而下金隄酸棗起秋風瓠子之歌陽武陳留有
絡竹沉珪之吐蓋其調戍發徭勞做動逾數十萬墮防突
埽浸瀦率至數百里曠觀曩昔或利導排滄或建置移徙
或易紆爲直或棄此趨彼凡茲亶聰濬哲之主胼手胝足
之臣盱衡揣度反復討論懲前善後宜革宜因援今據古
去駁存醇莫不嘔心腐舌畢智殫神而乃計功課績或得
失相半或聚訟紛囂或初終輻輳或上下逡巡幾見規爲
本於元后制作定於一人創開闢所未有邁奕禩而常新
惟我

皇之天縱體乾元之至德

鑾輿巡幸周咨南國軫淮甸之澹災若在已之負慝蓋淮黃
強弱之機爲修防不易之則

重瞳屢顧神存宥密察地軸之權衡展天吳之塹域成算特周
指授莫測爰採巨木建其有極屹然擎天兮一柱卓如岱
松兮百尺 命築大壩橫亘河中壩之北岸引河是通擴
河身使容水滌淤澱等破空盈虛吐納斟酌從容逼黃溜
其北徙暢淮勢於朝宗於時臣寮集冠佩從仰

睿鑒簡羣工庀材度務尅期程功微臣經波宿渚惟矢夙夜在
公爾其洿萊舉沮洳平葦蒲積菱芻盈綵縷木丁丁是

絢是紉乃褻乃程連晨徹夕警柝催鉦耶許唱兮逖至畚
鍤具兮畢呈尋丈之綬牽雲梯而共挽千鈞之石懸空際
以孤擎長椿蠹漢迴斝杵奮霆轟覘驪領而碇埽觸鮫網
以投絣戴星霜而掀淖甘躑躅以伶仃工築旣訖蜿蜒峻
嶒其平兮砥其直兮繩高醜古雉低刺長鯨壅遏漩濇稽
天之勢勃鬱阻截浪濶赴壑之力砢砢控東南之局鑰任
飛輓以縱橫遠而望之疑三江之繞北固迫而察之儼滄
嶼之踞南溟置身其上風颯濤洶眺落日於抱景滿鷗鳧
兮啁晰睇朝暾於穹際香烟霧兮迷冥邊隅擁護層累相
承欣

六飛之臨蒞率

七萃以偕登當夫春汛方張也倒海排山而桃花無恙暑雨
驟至也蕩雲浴日而瓜蔓弗驚及夫荻苗漲碕岸傾鐵牛
吼石燕鳴馴至澤堅腹沍寒凝土乍坼凌猝攫見者色怖
聞者心忤究之豐隆無所逞其搖蕩黑蜮曾何肆其憑陵
於是繞以朱闌敞以攸宇鸞翔鳳翥之規鳥革翬飛之矩
廊廡周環室廬參伍佻儻得其依歸菑畬者視爲樂土當
其激水北注氣悍力遄縱撞濺涌起伏潺湲壩以距其後
河以導其前是唱之有和亦澮之有川安瀾之功指顧而
就倒灌之患計日而遷實乃

聖天子神謨廣運故甃水負圖榮光載出一河兩色判涇渭之
異濁清九曲三岐由沃焦而乘潮汐探其本窮其源而陽
侯歛威挾其泥揚其波而支祁遁跡昔爲泮水湯湯今見
烝禾翼翼昔之蕪穢叢生今且春臺衽席河渠之書千軸
名未著於史官疏鑿之議多方事弗傳於往冊發旋乾轉
坤之秘而不矜洩金簡玉笈之藏而莫識掬土安於磐石
爭看煉石以補天束薪撼若分犀奚俟燃犀而照澤漕底
不浚而深海門不穿而關陳鴻鐘於鄴岳豈易宣揚鑄寶
鼎於昆吾安能紀勒卽當瀰漫推隤左衝右斥持此矩矱
遵斯法式隨在張弛相彼緩亟詎難以制昌披而遏騰逸

宜其施之北而漳滏晏清用之南而淮黃寧謐臣有懷欲
吐僅候虫時鳥之呶嚶自愧無文效土鼓蕢桴之按拍敬
成頌言用表厥職頌曰

大禹綠字黃帝白圖聖作物覩握紀御符

帝德如天比隆唐虞浩浩方割宵咨吁神叶廟算順軌循塗
百川咸導九澤旣陂通漕惠賈萬舳千艦河伯率職海若
先驅所在善下三江五湖隨刊底績仰此

睿謨會歸萬穴歡溢九區臣隣颺賡堂陛都俞

皇猷允塞慶溥扶輿瑞徵玉曆舞及神魚翠華春省訖于南隅
雨暘時若百彙蕃蕪泰階星平

皇極化敷滂無煩禱旱不待雩年豐是寶何假祝巫勤民荒度
物華豈娛用是薄海莫不喁喁雖在草木亦樂昭蕙民安
物阜擊壤歌衢於萬斯年鞏我

王居

督開陶莊引河祝文

惟神生而忠貞歿而赫濯本錢江之巨族連帝室之懿親
迨致命於苕溪旋顯靈於逆浪來萬邦之貢賦旣錫福以
澹災衛兩戒之民生幸平天而成地當茲淮黃交滙實爲
吳楚鍵關項者海口漸淤河身日感隄防未固致壅潰而
旁馳補救失宜未安寧夫百堵我

皇上饑溺由已痼瘵在身亟欲底定迴瀾拯斯墊隘特於大洪
北岸疏鑿引河築埽壩以砥中流分激湍而歸巨浸

睿謨久定爰頒命於臣工嚴限難稽將戒功乎畚鍤謹蠲牲醴
上薦衷誠惟神體勤民之實心導趨早之常性曲加庇佑

默用轉移期不日以告成垂億年而勿改庶幾河不南下
淮弗東馳舳艫銜接以乘風廬舍參差而比櫛豈惟二三
臣得沐高深之惠將見

聖天子永紓昏墊之憂謹告

重開陶莊引河祝文

惟神至剛至大萃天一之精華允武允文協萬靈而効職
順宇宙休明之運海不揚波位高卑奠麗之常民皆殷阜
盈縮以時節宣維序幸茲淮黃交滙聿惟靈爽式憑既仰
遵夫

廟謨親承方畧爰肇功於疏鑿快覩澄清倒灌業已無虞安行
自茲成象一河兩色久沉田畝年來盡作膏腴萬舳千艘
飛過牙檣今日咸稱利濟豈徒紆大小臣胼胝之勞瘁實
上慰

聖天子宵旰之憂勤比者安愈求安治益思治必欲功垂於久

遠端藉運口之深通向經不日而成爭看挹注今且相時
而導不憚經營矧二瀆勢本北趨而百川性歸冬旺當寒
冰之洊至疏濬亟在乘時倘沙磧之未平畚鍤豈容或緩
載謀蠲吉用告庀工惟神嘉惠始終俾一勞而永逸鴻鈞
旋轉期肆達以無垠將見春水溶溶大河隨日晷而拱極
北流活活長淮赴海口以朝宗千秋報享惟虔兆姓明禋
勿替福茲黎庶佑我邦家謹告

建築挑水大壩祝文

維神冠四瀆而稱尊滙百川以爲壑禦菑捍患旣潤下以
朝宗福國庇民復乘權而濟運况茲

聖明在御之日正屬神靈效職之時必先保障渠防乃得安全
民命邇因黃流倒灌漸致漲水南馳淮揚城郭僅餘一綫
之維高寶田疇彌望千村如洗我

皇上德存拯溺念切籌艱特出

廟謨加培挑壩

某

仰體深仁敬蠲吉日鳩齊夫役開築木工惟

望明神大展威靈默相助佑積薪累累成頃刻而歷綿長
墊土層層比岡陵而同鐵石廻瀾北注由地中行羣黎咸

安土而居諸臣幸藉手以報庶幾功成兩大將見慰徹
九重尙鑒精誠與邀寵貺謹告

增築挑水大壩祝文二

惟神斯靈精爽徧通於六合有德必報烝嘗永歷夫千秋
况當盛夏舒長之時欣值

聖主中天之會序逢重午宜乘陽氣以凝祥節屆明離應拂熏
風而解愠而乃田疇未皆涸出運舟尙滯通行亟需上策
以疏川先藉增長夫挑壩千夫併力歡騰鼓自人心羣祀
效靈默佑端祈神助雖前此開工之際已竭寅誠而方今
下埽之辰尤希申鑒俾粘連刺水卽着沉沙看頃刻填河
旋成平地一葦安如磐石中流見走馬之隄積薪固若金
城水面恍分犀之象事由

宸斷真同煉石以補天裁自

聖心不數斷鰲而立極惟神體昊蒼之仁愛佑此下民

某等奉

天挺之謨謀期於底績將見大河隨日晷亦行北以達雲
梯洪澤引長淮由安東而歸巨壑田廬依舊息四野之飛
鴻帆楫重新轉三吳之玉粒用光典籍克副簡書謹告

河工慶成大祀文

惟

皇天之眷命爰篤祐於

聖明旣五風而十雨亦海晏而河清乃中天適逢堯舜之世而
昏墊猶煩咨傲之心昔洪荒之浩浩潰四瀆而浸淫故自
積石龍門之地以迄底柱維汭之陰北播逆河而入渤海
南滙具區以汎江潯懷山襄陵不能罄其廣浮天浴日不
克殫其深雖冀充雍梁崇山峻嶺不被其稽天之浸而徐
揚淮泗下流澤國難免其澹災之形斯民不淑維
帝其欽以千八百國東西朔南會極歸極之久而弗已於四十

二年宵衣旰食惟休惟恤之勤爰是輶軒四出而東顧
翠華幾度以南臨泰壇泰昭之祭無非爲羣黎而請命上時下
時之禱詎耑爲祝嘏以祈歆幸

皇心之昭格更百谷之效靈沉白馬而塞決策金隄以禦稜屏
翳收風而順命川后靖波以來迎未嘗鐵鎖支祁之足而
渦神一旦以永寧亦未嘗授書蒼水之使而陽侯數載以
悉平爾乃烏弋黃皮驗東風而受吏雕題鑿齒從西域以
來賓厥賦惟正萬邦溯源而拱北極厥貢惟金三品望斗
而獻南琛德水六川玉粒千艦而利涉秦河九折錫貢萬
艘以安行從此榮光出河而休氣四塞將見天降嘉應瑞

徵馬圖龜識出玉牘而檢金繩臣蓋非等綿力薄材之所
及實稟

聖謨洋洋之德音昔也間殫爲河兮愁吾人今則注歸墟兮河
伯仁昔也蛟龍騁兮魚拂鬱今則六鼇奠兮大壑盈清黃
交兮竹箭駃

一人有慶福兆民維神實左右之以旣厥事某等豈能捧杯土
以塞孟津顧禹龍臬鏡不載禮經於前典卽金馬碧雞徒
譏權火於漢廷所以扞患禦災之祀乃馨香之所當薦而
崇德報功之典爲圭璧之所必陳神其來格鑒此明禋冀
瀆宗之永祐俾安瀾於萬春

河工慶成告天地文

伏以 天心仁愛冒萬物以無遺地德含弘奠羣生而不
匱戴履難忘所自平成敢昧由來粵氣化之偶偏致生民
之遭墊清口塞而轉運維艱海門高而歸墟無路兩河失
軌在在潰蟻螳之防六壩洞開淼淼化蛟鼉之窟爲患屢
歲上厯 九重鑾輅數勤豈但功歌瓠子金錢不惜寧惟
幣鑄莊山猶溺爲心如傷在抱

睿斷抉河渠之秘竒函探岳瀆之精旣稟

廟謨兼邀神佑三年以內諸患悉平乃衽席之甫登復洞澤之
洊至水吞淮甸幾驚茅茹之蒐浪薄洪隄頻煩畚鍤之役

龍窩驚而薪不屬鱗潭漲而木難支東驚西馳憐心膽之
俱碎風餐雨沐甘蓬蹠以何辭若非大造栽培安得終歸
灑澹比者霜清水落洪湖恬木葉之波日霽風和巨浸息
蓼花之浪萬稼雲連殷阜千艘颺迅遄飛家戴堯天人熙
舜日南河御壩砥狂瀾以却回北岸陶渠經洪濤以混合
水天一色渺然綠染湘波醜鑿九河允矣繡成禹甸維
聖皇之誠格詎人力之能爲僉謂序成宜申報薦謹陳纖悃仰
答弘庥不嫌寸草春暉聊附松花古義伏願高空鑒照奠
川岳以無騫厚力維持振河海而不洩浮珍效瑞弘開王
會之圖川至日升並祝靈長之壽謹告

金龍大王誕辰祝文

九月十七日

伏以霜清木落當兩河順軌之秋海晏河清際百谷朝宗
之會恭惟

大神性本忠孝志捍患灾亭築望雲天際竚真人之想神棲
呂岫雲中顯赫濯之聲褒封久著屢朝加號益隆昭代不
彰擁護之績仰分

宵旰之憂拆攔壩以洩洪濤引長淮而刷淤澱歸墟向若春
流無恙桃花束箭安瀾秋色依然瓠子化沮洳爲清明千
畝雲連關門限爲通津萬艘颺迅凡經

睿慮悉見施行邇來水勢異常堤工並險龍窩小溢不捐廬井

秋毫蟻穴頻危終使隄防鞏固不經異漲曷顯弘庥諸患
既平誕彌恭值採黃菊以獻壽酌綠酒以將忱伏冀永戢
陽侯式庇淮甸長我禾黍昭明德以惟馨出彼圖書協昌
期而效瑞功勳益懋肸蠁長綿謹告

河工慶成詩十首

小序

粵自崑崙析派滙成九曲洪濤汭洛朝宗茹納百川濺澤
下龍門而平竹箭汶濟交馳遡底柱而覩安瀾泗淮畢赴
是以聖人首出每聞府修事和哲后膺圖聿致河清海晏
仰

神謨之指授方奉職以鳩工斲

睿慮之周詳迺悉心而董役自下河以達海甸疏洩兼施由運
口而抵津門奮築並舉千帆魚貫陽侯效順於刻犀萬艘
鴻遵瓠子興歌於加璧彌望桑麻徧野處處登豐盈前烟
火成林人人含鼓當茲淮黃驟漲之時矧值伏秋連汎之

候漕渠益見深通隄堰倍加鞏固無一方之告傲洵萬國
之咸寧良由一德一心謀猷獨運群策群力衆善兼收思
強效於風人豈頌颺之所能罄爰自抒其管見亦覩記之
所不遺異日播之樂章垂之史乘竊自附於塗歌巷語之

末云爾

景運開鴻業神功遍八荒廟謨崇嶽瀆修築奠封疆宵旰時
邁經營待省方隨刊今奏績誰不頌當陽

三閱河工

一柱標形勝重堤控上游導淮趨北極環海輦中流鱉尾千尋
擁鯨波萬里收星槎天漢裏時憶翠華遊

創建挑壩

淮黃爭赴壑極望自滔滔疏鑿紆籌畫程期殫服勞皇靈驅海

若濺澤洽神臯幾載啟南顧今看萬頃濤

分疏引河

蜿蜒勢不極一道障洪波百萬金錢費長淮砥柱多會同歸禹

甸分灑潤江沱彌望崇墉遶無勞瓠子歌

加築高堰

高原出星宿萬里自西來到海始歸壑奔流何壯哉淪排循故
蹟修塞闢污萊直指扶桑外乘潮去不廻

深通海口

時和登百穀遍野合黃雲作息知誰力生成物自欣金飈丹闕
動玉露紫霄分共識明昭賜倉箱祝聖君

沿河豐收

東南輸職供挽運給神京吳楚千艘集回還數月程纜牽宵濟
穩風送片帆輕扣榜時相和興歌荅太平

漕運迅速

特簡彤廷佐憂勤古大臣孤舟衝駭浪觸熱慰勞人麥飯甘農

慶新秬薦百神昌時鍾間氣清節格蒼旻

特簡重臣

胼胝三年績星霜每夙興過門忘櫛沐休假儼淵冰精白持綱

紀公忠矢勸懲泰交真有象河海效波澄

三年奏績

承明三侍直于役事河干未塞涓埃報誰令寤寐安驅馳心拱

極底定識迴瀾雲日瞻依近時時待省觀

輿情望幸

家大人河工慶成詩讀之有感漫續十首

鑾輅臨淮甸平成仰廟謨崇卑環列宿奠麗壯皇圖萬姓瞻旌

旆千官擁舳艫遐方均待澤先得慰三吳

翠華臨浙

翰墨奎光近烟霞澤更深捧來星象迥灑處日華臨麗藻輝衡

宇榮光爛藝林一門齊拜舞感荷激丹忱

恩賜御書

霜鬢高堂久優游著述頻殫懷原報主夙志豈謀身溫清連晨

夕經營雜苦辛自來扃戶慣今此識風塵

隨侍河工

橫溢兼淮泗春風捲激湍魚龍欣澤國城郭一泥丸旅泊驚宵

柝征衫怯曉寒一經猶手授誼不獨偷安

泛舟巨浸

胼胝勤工役星霜歲月多雨餘憑襍種冰合駕鼃鼃覆土初盈

掬輸薪尙累柯盱衡當日事勞勩竟如何

加築挑壩

九河憑疏鑿大禹昔曾聞聖聖心原合湯湯派自分畫疆均似井荷鍾集成雲鞅掌泥塗裡瞻依待夕曛

督開引河

長淮資巨浸覓暇此間來水濶雲兼湧風喧樹欲摧重隄橫複道六壩鎖奔雷策馬隨行處招提芍藥開

經行高堰

浩渺來千里扁舟觸浪前酸風時動地伏漲可浮天忠信生平事安危瞬息懸王程寧敢後一日幾回還

頻渡黃流

聞說瀕河地茅茨遍陸沉輓轡帆勢急舴艋爨烟侵懸釜推儲粟營棲解橐金重來安集處謠誦有餘音

重抵清口

清河縣治水淹時居民各棲小舟家君徧覓風車戽救數月方寧

盛代明良佐清卿冊命重精誠孚解渤德業仰朝宗粟挽千艘駛農收比戶封儒生無報稱載筆寫時雍

慶瞻安瀾

賈侯疏導漕艘賴以通行文正脩隄淮甸永除漂沒况當黃淮交滙全河之關鍵於斯築濬兼施

睿慮之周詳特甚爰自庚辰春仲視寢膳於高堂以迄辛巳冬初始言旋於里舍其間嚴霜積雪恒墮指而裂膚溽暑炎風更蒸肌而灼骨下埽而衝流頓徙無煩壁馬沉河濬川而高岸成淵旋見陽侯鼓浪猶憶橫流泛濫井疆廬舍幾成鴻雁千群及茲二瀆安瀾斥鹵汚萊盡覩禾苗徧野撫今追昔如麻姑之滄海桑田詢俗占風宛擊壤之時和物

阜公車過此感慨係之適 家大人以河工慶成形之篇
什趨庭之暇抒短韻而寫遐思觸目之餘昔流移而今安
堵用呈大雅詞雖質而情彌真發於天懷感既深而樂亦
永殊慚下里仰冀鴻裁

仁和邵錫章豫鍾氏藁



